通志堂經解

日仁12
1.411
255

12
浦

春秋經筌序

左綿趙　鵬飛　企明

木訥子作經筌自敘其首曰魚可以筌求而經不可以筌求聖人之道寓于經如二儀三光之不可以肖象筌何足以圄之蓋吾之所謂筌心也求魚之所謂筌器也道不可以器圄而可以心求求經當求聖人之心此吾經筌之所以作也然聖人作經之心安在哉曰聖人馭天下之柄威福而已二帝三王之道行則所謂威福者爲賞爲罰爲黜陟吾夫子之道否則所謂威福者爲褒爲貶爲勸懲自其賞罰而觀之則賢不肖判然玉石矣故雖識一丁字者亦知黜四罪

通志堂

舉十六相誅二叔興十亂爲二帝三王之威福也若夫仲尼則以是柄寓之空言褒而伸忠鼀貶而誅姦魂其文見于片言隻字之間而威福與二帝三王同其用則深辭隱義詎可億而度哉故五經鮮異論而春秋多異說麟筆一絶而三家鼎峙董之繁露劉之調人紛然雜出幾成訟矣後學何所依從邪及何休杜預之註興則又各護所師而不知經如季氏之陪臣知有季氏而不知有魯非所謂忠于師者彼所學者則有太官墨守之喻所不學者則興賣餅之譏各懷私意以護私學交持矛盾以角單言片論之勝于聖經何有哉故善學春秋者當先平吾心以經明經

而無惑于異端則褒貶自見然世之說者例以傳則經不可曉嗚呼聖人作經之初豈意後世有三家者爲之傳邪若三傳不作則經遂不可明邪聖人寓王道以示萬世豈故爲是不可曉之義以罔後世哉顧學者不沉潛其意而務于速得得其一家之學已爲有餘而經之明不明不問也愚嘗謂學者當以無傳明春秋不可以有傳求春秋謂春秋無傳之前其旨安在當默與心會矣三傳固無足據然公吾心而評之亦時有得聖意者若何休癖護其學吾未嘗觀焉惟范甯爲近公至于論三家則均舉其失曰失之誣失之俗失之短不私其所學也其師之失亦從

而箴之故穀梁子之傳實賴寧爲多如經書乾時之戰我師敗績赤曰不諱敗惡内也寧知其妄正之曰讎無時而可通惡内之言傳失之經書作三軍赤曰古者諸侯一軍作三軍非也寧知其疎正之曰總言諸侯一軍又非制也若是者蓋多有之故愚以爲寧之學近乎公而王通亦曰范寧有志乎春秋焉愚學春秋每尚寧之志固願視經爲的以身爲弓而心爲矢平心而射之期必中于的鴈鶩翔于前不眴也三傳紛紜之論庸能亂吾心哉庶有得于經而無負聖人之志蓋春秋公天下之書學者當以公天下之心求之作經筌

張昇

序

蜀在天一方士當盛時安于山林唯窮經是務皓首不輟故其著述往往深得經意然不輕于自衒而人莫之知書之藏于家者又以狄難而燬良可嘅嘆麟經在蜀尤有傳授若濂溪先生仕于合伊川先生謫于涪金堂謝持正先生親受教于伊川以發明筆削之旨老師宿儒持其平素之所討論傳諸其徒雖前有斷爛朝報之毀猶有僞學之禁而守之不變故薰陶浸漬所被者廣如馮公輔朱萬里張習之劉光遠諸先生皆一時所宗吾鄉木訥趙先生獨抱遺經窮探冥索實爲之倡所著詩故經筌二書有功于聖經

通志堂

甚大詩故湮沒不傳唯經筌獨存其爲說不外乎濂洛之學而善于原情不爲傳註所拘至于推見至隱使二百四十二年事瞭如在目其所參訂率有依據經生學子竊其緒言以梯科第者踵相接也噫先生著書以淑後學豈爲是哉先民謂春秋孔子之刑書傳爲案經爲斷其說尚矣然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猶未免于致其疑有能卓然不惑于好惡是非之私不徇夫牽合傳會之失先原情以爲之裁準得其情則案可斷刑可用矣孔子作春秋必質諸人情孰謂探索于千有餘年之後而不知原情以蔽事哉此余所以深有味于是書也余與先生居同里且受經于

先生之高弟每患此書未能散見于四方謹刊諸家塾與同志共之讀經者儻能主濂洛胡文定之說以求夫大經大法之要又以此書原當世之人情而歸于至理廣而充之舉而措之以正誼明道爲心以撥亂反正爲事使吾夫子賞罰之公不徒載之空言尚先生明經之明

陽夢炎序

咸淳壬申陽月朔後學石泉青

春秋經筌序

春秋之傳五鄒氏未有書列於學官者三焉漢志二十三家隋志九十七部唐志六十六家未有舍三傳而別自爲傳者自啖助趙匡稍有去取折衷至宋諸儒各自爲傳或不取傳註專以經解經或以傳爲案以經爲斷或以傳有乖謬則棄而信經往往用意太過不能得是非之公嗚呼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久矣蓋嘗讀黃氏日抄見所采木訥趙氏之說恒有契於心焉既得經筌定本乃鏤版傳之善哉木訥子之言乎善學春秋者當先平吾心以經明經而無惑於異端則褒貶自見蓋春秋公天下之書學

者當以公天下之心求之斯言也庶幾得是非之公而聖人之志可以勿晦焉已

康熙丁巳二月納蘭成德容若序

木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一

左綿 趙 鵬飛 企明

隱公

始隱

夫子嘗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蓋將興西周矣興西周之志不得行於時而寓於春秋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則春秋者中興周室之書也然則不始於孝不始於惠而始於隱何哉蓋春秋之作爲周也非爲魯也當孝公之世平王之初也庸詎知平王不能興衰撥亂而爲西周之宣王乎初則怠矣迄惠公之世平王之中

也庸詎知平王不能勵精改圖振刷羣弊卓爲賢主如商之太甲乎中示懈矣初怠中懈則興西周之業尚何望哉至隱公之世則平王之末年也平王之末政愈不綱而天下之亂有加於前而中興無其人矣夫子於是憫悼衰世而作春秋春秋修中興之教也故始於隱非始乎隱始乎平王之末也謂周室至是不可不中興矣諸儒不探夫子之志妄指一事以爲春秋之始是待聖人以不廣也學者無取焉

不書即位

春秋之法有不沒其實而見意者蓋多矣而書即位不書即位繼正書即位正也而允宣繼弒亦書即位此所謂不沒其實也惠公元妃孟子卒而無嫡長隱公聲子之子允公仲子之子隱允均庶也則隱公長當立惠公以仲子有手文爲魯夫人之異謂允爲嫡焉邪志也隱公因其邪志亦謂允嫡而已庶曰允長吾將授之故於元年不敢行即位之禮自以爲已不當立將遜於位也聖人因其志而不沒其實譏隱公不正即位之禮而萌窩氏之

禍焉若夫文成襄昭定哀繼正者也書即位常事耳而允猷隱而自立宣殺惡及視而自立而示書即位者此示如其志不没其實以誅其篡也一不書即位二書即位皆不没其實而罪惡自見愚以是知春秋非聖人不能修也而或者謂定公受國於季氏示書即位當從允宣之例愚以爲定公非篡也其得國非其意不當從允宣篡立之例若定公從允宣之文者有出於聖人新意者因史文所以全一經之體出新意所以示褒貶之

元年春王正月

春秋之作有因舊史之文者有出於聖人新意者法書元書春因舊史也書稱太甲元年太甲元祀則謂一爲元已見於太甲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則四時之別蓋始於堯則書元書春在春秋爲無義例魯史記之體當然矣惟書王不書王書正不書正則聖人之新意也於春之正月月上必書王蓋以王法而正天下也人君即位之初不以有事無事皆書王正月餘年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事在三月則書王三月惟事在時則書春而不月不月則不書王蓋不可虛書春王月也如五年春公矢魚于棠故無月而不書王有月而不書王者無褒貶十二公之中惟允公有月而不書王允無王也其說詳之允公

若夫書正月者事在正月則書正月事不在正月則不書正月事在時則書春而不月惟元年不以有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天子而去信則不能服天下諸侯而去信則不能有其國貴而卿大夫賤而士庶人不本乎信則無以立乎天地隱公千乘之君也內則疑其附庸外則疑其鄰國遠則疑于夷狄何以爲國乎邾儀父附庸也首盟之宋鄰國也繼盟之戎遠人也亦盟之則隱公之不自信而疑人亦甚矣春秋之初聖人首書盟盟者志不信也且元年及邾盟而七年

公伐邾及宋盟而十年暈伐宋二年及戎盟而七年凡伯來聘我而戎伐之則盟果可恃哉故春秋之書盟凡以譏其不信也然歃血要神以期疆場之靖不循愈乎干戈相向以讎兵毒民邪以三王之世責之則盟爲不信以春秋之時待之則盟爲美事矣聖人蓋不得已而加恕心焉不沒公不名儀父無貶詞褒之歟曰是何足褒幸之而已其去干戈而即盟去盟而即信則尚可以還三王之世也惜乎隱不數年渝盟而即戎聖人復何望哉附庸之君未王命者書字儀父邾君之字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聖人之治天下始於修身齊家堯始於親九族舜始於遜五品文王始於刑寡妻以至於兄弟武王始於重民五教孔子言大學之道亦始於齊家故春秋之作尤以名教爲重春秋之初首書鄭伯克段之事嗚呼聖人尚忍言之蓋亦不得不誅也然則何以誅乎鄭伯不友段不弟均名教之罪人也而段爲重世之說者皆甚鄭伯而恕段不知段何以恕也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兄雖不兄弟遽可以悖逆邪子段之說本於序詩者之誤後學也詩序漢書附益之非聖人之言也叔於田太叔於田二詩之辭皆刺段也

而序者曰刺莊公且其詩曰巷無居人不如叔也言無叔之橫也叔在藪火烈具舉禮禓暴虎獻於公所言叔之暴也二詩無一言及莊公何也其說生於左氏曰稱鄭伯譏失教也特以爲莊公失教以致段之愚非謂莊公之罪重於段也而序詩者誤以爲刺莊公是兄不可以不兄而弟可以不弟也吾竊謂聖人責臣之過常重責君之過常輕非苟加輕重也長幼之分也尊卑之義也分義定而天下定吾不信鄭伯之罪重於弟也凡諸侯之弟稱弟親之也或稱公子宗之也段不言弟不稱公子比於路人也比於路人庸謂之恕段乎蓋莊

公不幸有悖逆之弟如舜之待象可也禮以繩之仁以字之祿之而不可任以事富之而不可寵以兵而鄭伯之罪本於請邑而不拒繕兵而不禁益其愚助其虐至不可制而將以兵加我焉然後以兵克之左氏所謂譏失教是也克者勝之之辭鄭伯不克段則段克鄭伯書曰克段言段彊暴幸鄭伯之勝也使不幸而段克兄又何以訓哉愚謂觀詩之旨而得春秋之意明春秋以正段之罪蓋以名教之義不可重誅兄而輕責弟也

秋十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中庸九經之一曰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自

入春秋天王之厚往則然矣望其薄來不可得也書天王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責魯也而說者以爲罪天王不當賵人之妾蓋魯以爲夫人赴諸侯王因是來賵焉然則經何以不書夫人曰不書夫人所以正隱也仲子惠公之妾允公之母隱公以仲子爲惠公之正室而赴於諸侯是啓允之篡心也初不行即位之禮既又正允母爲夫人而赴於諸侯五年又爲之考宮獻羽則允之心枕刀習毒已萌於此蓋恨其稚而志不獲伸矣是隱公之自取禍也故聖人於其來賵也而天王何責哉魯有妾喪而平王賵之平王崩

而魯不會葬愚以是知望魯之薄來不可得也夫
子責魯不其重歟宰士也咺名也非宰周公之宰
膳宰之宰也微者曰氏車馬曰賵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信不足而後盟兩君交盟尚疑不信而微者相盟
信復安在哉且不信者君也而盟則微者也微者
之盟果能結二國之信耶及宋人盟于宿無盟可
也至十年乃伐宋而取二邑則微者之盟何有於
信哉外出大夫名而內不書公公屈於大夫諱之
也及齊高傒盟是也或承上文而內不出主名及
國佐盟于袁婁是也內不書公外書人皆微者也

此宿之盟是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古者王臣無外交王臣天子之臣諸侯亦天子之
臣諸侯則許其相朝一德以尊天子而王臣締交
示何損於王室哉蓋周之制王畿千里曰萬乘以
制四方諸侯大國不過千乘合十大國始能敵王
畿之內所以大牙相制以杜僭亂之隙凡食采於
王畿者皆萬乘之數也使內外之分不嚴而寰內
之卿大夫獲交於諸侯內外之勢一合則王畿危
矣此王臣所以不得外交者為是也今祭伯非王
命非朝非聘非奔非放而率然來魯何哉其來之

意不可得而知也故直曰來以誅之說者皆曰祭
國伯爵惟黎錞以爲字曰天子三公稱公如宰周
公之類是也其餘則字也祭叔尹子單子劉子皆
字也不然劉子卒來赴以爲爵也當曰劉子卷卒
何以直曰劉卷也以是知其伯叔子皆字也祭采
邑此說詣理故取之

公子益師卒

大夫之卒書於冊者其國之上卿當國者也生爲
國之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故君爲之不視朝
撤樂減膳以著其戚登名於史冊以示禮也公子
益師魯之卿也其事雖不見於春秋而史必書之
以崇恩也此魯史之舊非聖人之新意惟書氏去
族則見其善惡也公子氏也書氏所以別不書氏
者以見褒貶焉或以公子爲命大夫或以公子爲
世卿意之也吾於無駭詳之

二年春

事在時則不書月不月則不書王無義例他皆倣
此謂隱公十年無王者臆論也

公會戎于潛

公會戎于潛說者皆曰會禮以會諸侯猶可也會
戎甚矣噫不度時論勢而責人於難吾未見其達
也先王盛時蠻夷戎狄皆列於四海之外叛則討

之服則綏之來朝則坐之門外不與諸侯齒也周德之衰夷狄雜居中夏赤狄白狄伊雒之戎陸渾之戎驪戎徐戎皆與諸侯同處明王不作隱公其能驅之四海之外哉凡伯天子之使而戎輒伐之魯與之有疆場之交能保其不犯牧圉乎幸其不以戈戟相舂而惠然尋會魯何辭而拒之哉故不得不會之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莒向均小國地醜德齊初無以大相過也自入春秋彊凌弱衆暴寡以一日兵力之舒則要利幸勝於鄰國王法不行而諸侯專兵以犯侯度也春秋之

之初以兵入人之國者此爲兵首則其貶固不輕也入者以兵直造其國都也三傳書入之例穿鑿甚矣而春秋書帥師者將尊師衆也書師將尊師少也書人將卑師少也君將不言帥師此春秋之常也至春秋之變則不然有君將而書人者有將尊而書人者貶也有師衆而書人者恃衆也蓋春秋不變文無以著褒貶莒人者何也莒子也左氏以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則非衆也非將卑師少也人莒子以重其貶誅兵首也自是而後向不復見於經至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鄫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則向卒爲莒所滅而

地入於莒也則莒之衆而無駭之專帥大衆以臨之
之以見意
無駭帥師入極
極微國也以魯之
宜乎直入其國而
不足以言武而無
莒人入向向迫近乎魯魯人疑其東鄙之侵也故
亦動大兵以脅之莒則不能無恐矣極何負乎魯
哉隱公即位修好於四鄰近而邾宋遠而戎
會而盟之莒雖睥睨於東鄙亦將有以親
其後因紀子帛爲密之盟而遂結浮來之如此今

曰帥師之舉非公意也無駭繼公子執國柄者也
以其柄之在己而專爲是役故聖人惡其專兵士
族以示貶穀梁謂隱不爵命大夫爵命自爵命耳
何與於去族書族乎是穀梁以爵命爲命氏也命
氏自命氏何干於爵命乎爵命何也禮大國三卿
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
其君雖大國之卿不過三命周禮一命受職再命
受服三命受位此三命也大國之卿三命次國之
卿再命小國之卿一命此所謂爵命也何與於命
氏哉命氏非天子命也其君之命也公之子稱公
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不可稱公曾孫

以王父字爲氏也如公子公孫皆生則姓之受氏之常也不必命於其君惟公孫之子不可稱公曾孫故以王父字爲氏私所不安焉故必請於君而君命之此命氏也何與於爵命哉左氏謂無駭卒羽父請族者爲無駭之子請族也杜氏不達以爲爲無駭請族則無駭爲終身無姓也豈人情哉然則無駭公孫無駭也無駭卒而羽父爲無駭之子請謚爲展氏也諸儒謬以爵命爲命氏謂無駭不書氏爲未爵命故愚力辯之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費誓言徐戎並興東郊不開則魯之有戎患蓋始

於伯禽伯禽之賢不免設甲冑備弓矢植杕干峭
芻茭而後能禦之蓋示勞矣今隱公春會之戎請
盟公辭及秋復乞盟而遂及之盟則知戎之有慕
於魯而服之不勞也隱何足慕哉隱雖不正而有
遜國之心視千乘之位如敝屣春秋之世蓋難其
人即位之初和睦於四鄰故戎因是而有慕焉雖
歃血要神非戎狄所宜然而修疆場之好以弭兵
息民者則示春秋之美事也以文王之聖而事昆
夷太王之賢而事獯鬻隱公何疵焉春會而秋盟
之隱公之慮患深矣則唐之盟非得已也不得已而
盟之隱公蓋亦知司盟之典不可紊再辭而不獲也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譏不親迎也紀侯娶於魯而使大夫逆女非禮也伯姬魯女也婦人謂嫁曰歸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莒自入向之後昂然有窺魯之心故無駭帥師入極以怖之莒雖小國僻處海上有夷風焉伺閒而窺魯蓋未已也紀裂繻往來莒魯之間而知之於是道與莒子盟于密爲魯謀也周宮有調人諧和萬民有合方氏除其怨惡則和諧讎怨示聖人之所與也故裂繻字而不名褒之也卒之八年爲浮來之盟莒魯交好終隱及允無東鄙之侵子帛之功也然則子帛奉命逆女而遂盟莒子可乎夫出疆有可以尊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不惟足以平莒魯而紀魯之好愈篤則於其國示不爲無益也子帛裂繻字序莒子上主盟也或曰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何以不字曰結抗也大夫不可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結抗齊宋不旋踵而來伐結之罪也子帛盟莒子順也不旋踵而莒魯交好子帛之功也聖人之書法視人之功罪而已何容私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夫人子氏隱公之妻也左氏以爲仲子且安有元

年先歸賵至二年而後薨耶誠人甚矣天王雖微
示不致顛倒死生之理以死理賵生人也不近人
情一至此哉公羊以爲隱母示非也隱既不自正
安肯正其妾母爲夫人且惠公元妃孟子則隱母
聲子允母仲子均妾也仲子不得爲夫人案歸賵不書夫人
聲子示安得爲夫人非獨隱公不以爲夫人聖人
示不與其爲夫人也安得以夫人書若然則無以
知隱之正矣曰均庶則長立隱公長也長則爲正
若妾母則均不可稱夫人也則是夫人子氏隱妻
也隱既不自正示安肯稱爲夫人曰稱夫人臣子
詞也魯以隱爲君豈容不以子氏爲夫人薨稱夫

人國人辭也不書葬隱不以夫人禮葬之也隱雖
不以爲夫人而國人夫人之聖人示因而夫人之
所以正隱之當立也

鄭人伐衛

左氏曰討公孫滑之亂也共叔之亂滑出奔衛衛
人爲之伐鄭取廩延於是鄭人伐衛雖滑之奔不
見於經然春秋之始鄭衛之怨不可得而考以克
段之事觀之則段奔其子必不安於鄭餬口於衛
示無足怪者鄭不幸而有兄弟之隙而衛又因其
餘孽而加兵於鄭蓋示交亂鄰國矣然聖人書鄭
人伐衛若責鄭之深者何哉於以見鄭莊之不仁

也管蔡之亂周公誅其父而錄其子蓋以爲亂者
管蔡也其子何罪故封之上以慰先君之心下以
明己之不私於殺也今鄭莊克其弟而不字其子
使栖栖然僑禦於衛而又加兵於衛焉使衛而不
敵則滑復爲鄭伯所魚肉也衛鄭地醜德齊則其
伐衛也必不以微者行今不書君將不書師不書
帥師斥而人之貶鄭之辭著矣其後使卅吁得以
藉口而脅宋鄭交兵迄隱之世不解職此
爲之兵端也貶而人之其旨遠哉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經書日食三十六著天變以警懼人君也陰陽家

流則曰日行有常度當食則食事之常耳莊二十
五年一食不當食而食曆家誤也古有太陽當虧
不虧羣臣稱賀者示曆家之誤也嗚呼拘忌之學
以天廢人不可以訓夫日者君象也君德不剛則
陰侵之而薄食見於日詩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
日有食之示孔之醜安得視以爲常而不戒懼哉
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
人走夫君人者當修德於無事之時而弭變於未
形至天變作區區奏鼓素服撤膳避正寢示何及
矣然與夫信瞽史之誣視以爲常而不懼者猶有
間也故夫春秋書日食災變凡以垂人君畏天之

戒而已而左氏何休乃指一事一臣一國之應以
爲驗此聖門之叛臣也至於或書朔或書日或不
書日或日朔皆不書舊史失之聖人之意不在是
吾故略之

三月庚戌天王崩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歷十有三王而書崩書葬者
五周赴於諸侯而魯會葬也故其葬之月日尊謚
得書於魯之史冊孔子亦因史冊而書之書崩不
書葬者四周赴而魯不會葬也故葬之月日尊謚
不可知也崩葬皆不書者四赴有所不及魯亦不
會葬也則崩葬日月尊謚皆不見於史冊孔子亦
因而或書或不書焉以見魯之無周而不會葬周
室之微而赴告有所不詳也書葬者五惟文九年
葬襄王書叔孫得臣如京師昭二十二年葬景王
書叔鞅如京師其三則不書大夫如京師不書大
夫如京師何以知其會葬曰微者也微者不登於
冊又不可書魯人也禮莫重於葬天王諸侯躬行
正也以大夫非禮也況以微者乎聖人或書大夫
或不書大夫以見意然猶愈夫不會葬者之甚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春秋書王臣卒者二劉卷與此尹氏卒是也卒未
有書氏者書氏譏世卿也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

氏周之有尹氏久矣尹氏世柄周政至春秋而不改故聖人於此因其卒來赴而書之以見義其後尹氏立王子朝尹氏以子朝奔楚世以氏書其譏可知也左氏以爲君氏卒聲子也且魯夫人皆書薨未有書卒者惟定公十五年如氏書卒哀公十二年孟子書卒若以爲聲子隱母也隱即位於今二年也故書卒若以爲聲子者昭公娶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哀不書薨孟子者昭公之禮居之故不書非未君也何以不書薨聲子非同姓也又何嫌況君非姓也不可曰君氏若以爲小君之君則經有書葬我小君者矣君

氏云者自不成稱謂占無是言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諸侯有貢天子無求禮也周室之衰諸侯不貢而天子至於下求春秋其可不作乎平王崩魯不會焉則賻之得否又未可知葬至來求賻而卒不會焉則賻之得否又未可知也魯於春秋未爲彊暴之國以魯觀之諸侯可知矣嗚呼仁人君子視此可爲太息也而書生之論乃以爲不書天王諱惡夫子於此忍益諸侯之橫而不憫周室之微乎春秋書求者三文九年春毛伯來求金示不書天王說者遂以爲諱天王下求使若出於武氏子毛伯之自求焉然則允

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何以書天王無乃車服乃天子之所賜反求於下不君也故書天王以示貶噫不書天王以爲爲天王諱惡書天王又以爲著天王之罪周之微甚矣不容負天下之罪如此之重也此豈仁人之言哉不知武氏之來平王崩威王未君也毛伯之來襄王崩頃王在喪也諸侯在喪稱子若葵丘之盟書宋子踐土之盟書衛子是也天王不可書周子故直書王臣焉凡書求賻求金求車皆誅諸侯不貢而天下無王也尚何責天王哉武氏世卿也武氏子未命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分義天下之大閑也君子不以小廉亂大分不以小謙廢大義宋之亂宣公啓之而穆公戍之也宣公捨其子而立其弟是以小廉亂大分也穆公又捨其嗣而歸其姪是以小謙廢大義也故宋之亂者二世宣穆之罪也聖人非不尚賢也尚賢而隳分義則爭且亂故非朱均雖堯舜不苟遜也益非不賢也禹傳啓而不授益豈禹之不能遜哉杜亂原也拘小廉持小謙未有不亂者隱公欲遜允而亂吳王將遜札而亂苟不啓亂則大禹無事乎傳于以求異於堯舜也愚竊怪後世有啓之賢而不

傳以務過大禹無朱均之子而荀遜以僭擬堯舜也宋宣穆再遜而再亂篡奪二世迄襄公而始定襄公不悛而又欲遜公子目夷幸目夷不受而其亂遂已不然宋之禍又未艾也故愚因穆公之卒明分義以爲世戒云春秋諸侯卒必書名以名赴也葬書爵謚魯會葬也惟吳楚不書葬黜僭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春秋外盟不志此何以志爲六年艾之盟張本也聖人無苟辭一言之志絲牽繩聯貫有條理顧學者不可不考爾春秋之初宋鄭爲讎國而齊乃鄭之與國也石門之盟結舊好矣非首交盟也古者

諸侯睦乃四鄰以蕃王室春秋諸侯無望其蕃王室各固私黨以要利而已隱公之世宋衛爲西黨齊鄭爲東黨魯則徘徊於二黨之間惟利是從蓋初比於宋矣至艾之盟而從齊附鄭故聖人於此書石門之盟而知齊爲鄭之死黨及六年艾之盟則知公從齊而附鄭也其事昭然可考學者無以傳溷經則聖意白矣

癸未葬宋穆公

內諸侯書薨常也外諸侯書卒從赴也赴曰卒謙辭也魯史因其赴而書孔子亦因魯史而書非黜非也

也外書葬則書公我會葬尊之也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杞在周爲三恪周之盛時擁上公之爵天子有祭膰焉有喪拜焉明王不作方伯連帥之職不修莒蕞爾東夷而敢稱兵扼之以掠奪其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自周之晚諸侯以彊暴相侵力不敵者則爲其吞噬千八百國至於春秋纔七十餘國耳子產言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今大國數圻若非侵小何以致此以大侵小固其勢也而莒何恃哉自入春秋首加兵於向天下無敢誰何者僻處海上時出而搏噬井蛙横行自以爲無敵矣於

是扼杞之弱稱兵而攘其封邑聖人其何以容之春秋之初三見於經而兩人之以其近於東夷夷之也至允十二年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而後釋今日之憾然牟婁之邑卒爲莒有至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來奔則牟婁又轉而之魯杞侯不特不能復其侵疆而遷徙畏避之者不一於以知杞之果不足證也徒守夏時何益於保邦哉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君臣之分與天地俱生與天地俱久順之則存逆之則亡然世逮叔末亂臣賊子固有冒危亡而逆之者然亦有逆之而不亡因以得國者嗚呼王法

不行三綱淪而九法斁春秋其可不作邪春秋書弒君者三十六所以正君臣之分明天地之倫也然有稱國以弒者衆弒之辭也薛弒其君比之類是也有稱人以弒者微者也宋人弒其君杵臼之類是也有稱名以弒者誅其人也宋督弒其君與夷與此州吁之類是也宋督去氏州吁去族同一貶焉追其命氏絕其屬藉也然則許止蔡般何以不去世子去世子則不知其爲弒君父也惟内之弒逆則不書非私魯也隱閔之薨不書地薨非其地也不書葬若不得葬也微而顯矣惟允公弒於齊則書薨於齊蓋弒於它國不得不地也書喪至

自齊不得不書葬也惟去夫人之族以見意焉噫聖人之旨隱顯抑揚抑自有旨亂臣賊子宜削迹於後世矣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宋魯之遇爲衛謀也左氏言公與宋公爲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遇于清以禮以地考之疑左氏爲得其旨清衛地也禮曰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公與宋公將行會禮未及期各簡其儀以遇禮見焉左氏之說與禮經合而於地爲有據吾從之衛有州吁之逆宋魯皆衛鄰也聞其變當如何田常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則衛

之亂宋魯所當謀也然二君相遇於衛地而返宋遂從州吁伐鄭以濟其惡焉惡在其爲謀也謀之不善則遇之其以禮哉聖人所以不黜其爵而愧之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爲惡之罪輕黨惡之罪重蓋自作孽者足以殺其身而已黨惡者誘人爲惡其害可勝既乎春秋之法誅惡人常輕而絕黨惡常重宋殤黨惡者也州吁弑逆未有以定其位而悅其民謂前二年有伐衛之師以爲先君之怨未償也將加兵于鄭則疑兵不敵而敗於前掃境而出則疑陳蔡之襲其後彷徨籌度以爲宋公子馮在鄭終爲宋患乃逢宋殤之意而假援於宋宋殤不之察舉兵而從之又爲之脅陳蔡以往蓋衛桓公陳出也而州吁弑之疑陳合蔡而議其後也然已率陳蔡則陳有所不從故借宋人之力而脅之宋殤陰墮其計連三國之師以從其伐鄭卒之鄭不可克無功而返而宋殤黨惡之罪膠不可赦嗚呼篡逆之人小人惡覩其面而宋公奉社稷而從之尚何疸腰領於聖筆之下哉故聖人不以衛主師而以宋公爲兵首誅惡黨也惡黨孤則亂臣賊子絕矣

秋暈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公及宋公遇于清爲衛謀也既而宋從衛伐鄭而

魯不從公知義也然公之即位常不自正而在朝之臣常若己所不當臣焉故無駭帥師入極而公不禁今翬之出春秋黜族知其專也審矣衛之惡宋殤蘧州吁之謀而陷黨惡之罪隱公亦不能禁翬之行而遂與宋公同科宋則自陷矣而翬之行吾竊爲隱公惜之夫篡逆天下之大惡也盜與小人偶小人恥之隱公有遜國之賢而與州吁同列其何顏以見宗廟哉雖其兵出于翬而公不在行然公不能制而魯國之人與其惡示隱公之辱也周公出征作大誥於時周公攝政也其誥必稱王若曰以命之不敢專也今翬不以公命而行專之甚矣而公不能制命愚是以知窩氏之禍蓋兆於此易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由辭之不早辭也吾於翬見之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罪莫大於賊君國莫幸於得賊君弒而賊不討臣子之罪也大司馬九伐之法放弒其君則殘之以兵而殘其國矣非但刑一人也故法出於司馬而不出於司寇用是知聖人責弒君之罪爲重也春秋王法不行君弒而賊逸者多矣弒君三十六而殺罪人者纔六焉惟殺州吁及無知書人得討賊

之辭也而晉里克衛寧喜則書國以殺又目賊爲
大夫蓋不以弒君之罪殺之罪國人也陳佗之罪
則陳不能討而蔡人殺之與蔡得鄰國討賊之義
而罪陳無臣子也蔡殺之惡則蔡不能殺而楚誘
殺之示非霸討也楚蔡兩有罪焉故不去世子以
示義其餘則或因而君之或因而命之或衍衍然
出入其國而無敢誰何者嗚呼司馬之法安在哉
夫子作春秋凡以興周公之典也彼幸逃司馬之
伐而卒受聖筆之誅吾因是而知褒貶之權不輕
於賞罰之柄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通志堂

民情者一國之私也王法者天下之公也聖人不
以私害公是春秋之法也州吁既誅衛無君者凡
三月衛人知康叔之祀未易絕楚丘之邑未易亡
然以蕞爾之地而介乎大國之間安能久爲共和
之政而不亂哉於是求晉而逆之逆晉而立之自
民情觀之衛有君焉衛之本也然諸侯守天子之
土地繼先君之廟祧不有王法乎諸侯世子誓於
天子而立之諸侯繼世朝於天子而命之上受之
天子下受之先君正也不幸如衛之亂而無君則
大夫及國人請於天子擇當繼者而命之以奉康
叔之祀焉今衛無天子之命而自立君於一國之

私情則然矣天下之公法不其亂歟故聖人書衛
人立晉不以一國之私廢天下之公也晉之有國
上不受於天子下不受於先君是得國於匹夫也
得國於匹夫雖塊處民上其示何榮故聖人不書
公子賤之也晉武公併晉合二晉之彊蓋示可以
揜然自處矣而無衣之詩必待大夫請命於天子
使受七命之服而後安之詩曰豈曰無衣七兮不
如子之衣安且吉兮必服其命服而後安且吉也
宣公傲然自以為安矣使時有明王時有賢方伯
問罪於衛則宣公不免為篡也而說者以為國人
賢晉而立之宣公之淫烝君子羞言也何賢之有

苟以新臺苦葉為宣公末年之詩則是初賢也若
其果賢必不賢於前而荒於後矣國人以為得一
公子而奉之衛之宗廟復有血牲之祀已為衛國
之幸也豈以其賢哉春秋書立君者二尹氏立王
子朝書尹氏以見非周人之願尹氏一人之私也
晉立書人以見國人衆立之也非晉所欲故不若
齊小白書入無善可褒故不若蔡季書歸非外納
之故不若衛朝書納聖人之旨粲然黑白矣故曰
晉之立國人立之也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

受天下之訖者有天下之禮受一國之寄者有一

國之禮禮所以尊君上示所以屈君上何謂屈越於禮之謂屈匹夫而越於禮君子不録也天子諸侯而越於禮則天下國家有議其上矣故堯舜不以位為樂而每以位為憂也隱公干乘之君而不以禮自閑輕干乘之尊而觀魚于棠魚何物也其品不足以充乾豆則無補於宗廟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無益於國家而命駕踰境以越遠地為耳目之玩而已何有於禮哉四時之田講武以捍牧圉備物以薦宗廟動而非時獵而非地君子猶且譏之況非田非狩而遊蕩無度乎天子非展義不狩諸侯非民事不舉古之制也矣魚于棠果民事乎以目前之玩輕干乘之尊愚見隱公之不君矣

春秋禮義之書也貴禮所以示諸侯度焉失陳也魚微物也于棠遠地也陳微物而踐遠地為隱公者其示忘宗廟社稷乎愚竊為公危之

夏四月葬衛桓公

卅吁之亂外假先君之義以報怨於鄭而內不葬桓公其罪可勝誅乎宣公受國人之立已踐其位則當奉其宗祧而先君之弒至是十有四月公得國四月而後葬之國人何賴於晉哉聖人書之所以著其緩諸侯五月而葬

秋衛師入郕

先王盛時諸侯比小事大一德以尊天子周德既
衰天下惟彊是恃以大凌小土地差廣兵力差彊
則懷併吞之志庸愈夫親疎遠近哉且衛與邾均
文王之子康叔封衛叔武封邾皆文之昭也自入
春秋衛彊而邾弱衛大而邾小宣公入繼先烈不
能奉康叔之戒索乃履州吁之覆轍安忍無親掃
重兵以壓邾壘邾幾殆哉幸叔武之祀未易滅而
文王之神靈未泯邾恃以存不然以衛之師而邾
之小反掌爲墟矣春秋將卑師衆稱師以卑將敵
邾易之也以大兵直入其郛期於滅也嗚呼不仁
哉宣公也非春秋何以治之至隱十年齊鄭又連
兵入邾莊八年公又及齊師圍邾蓋不敵而降於
齊焉雖然降而未滅也迄文十二年書邾伯來奔
其後不復見於經計爲大國所扼失地而奔而國
遂滅矣然春秋之初邾被鄰國之兵者蓋始於衛
故聖人於此謹之若曰滅邾之端自衛始故書師
書入以重其貶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

惠公以妾爲嫡隱公謂庶爲正惠公不幸不見正
於春秋而隱公爲法受貶其又何辭孔子曰從父
之令又焉得爲孝隱公從父于邪尚可謂之孝乎
春秋貶隱公凡以責孝也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

而祔惠公之廟諸侯禮無二嫡則仲子死其何以祭之隱公於是考宮於外以奉先君之死也然則考宮禮乎曰古無是禮也妾母之子立而繼世則立宮以祭其母於子祭於孫止先王爲是權時之禮以慰人子之心也隱公非仲子之子而爲仲子考宮此何禮哉其意以爲己非嫡子允公嫡子也允幼而已代之位則只已之立爲允立也吾當代允公爲母立廟以享之不知仲子之爲嫡先君耶心也手文之妖其可紊先王之典哉愚以是知仲子之宮隱公之禍基也允公見隱爲己母立宮則掩然自立之志蓋已馳於窩氏矣獨恨其竊發之

遲考之爲言落成之謂也宮成　禍成矣故聖人不書立書考武宮煬宮立於五廟之外爲僭故以立書仲子之宮非隱公所宜考故以考書一字之間其旨遠矣

初獻六羽

初獻六羽是乎非乎曰無問是非當議其數數定而禮定禮定而是非定然則公穀與衆仲異又宜何從曰從衆仲衆仲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公穀曰天子八諸公六諸侯四愚竊以高赤之說爲不經且天子諸侯大夫士有廟則有祭有祭則有樂祭之與樂如食必濟以飲衣必副以

嘗未有食而不飲衣而不嘗者宗廟之制天子七
諸侯五大夫三士一每降以兩樂舞示然此爲合
於廟制而謂諸公六諸侯四則伯子男不當有樂
邪大夫士不當有樂季氏舞八佾於庭是大夫
有樂舞也是四而僭八也豈季氏初無樂而直僭
佾邪魯用天子之樂舞八佾而季氏僭擬其君示
用八佾也謂伯子男大夫士無樂舞者漢儒謬說
也而後世有附其說者曰周禮舞師凡小祭祀則
不興舞小祭祀不用舞伯子男大夫士安得用樂
嘻小祀自小祀耳遽可以比伯子男大夫士邪上
自天子下及士立廟所以尊祖也人各以祖爲重

安可謂之小祀哉之誣人甚矣然則衆仲之說正矣
而仲子之宮用六正乎曰魯用天子禮樂宗廟舞
八佾常也使仲子爲正嫡則各祔於廟同舞八佾
矣仲子不得祔廟立宮於外而隱公疑之於是有
衆仲之問隱公以爲廟外立宮不可同宗廟之禮
於是殺而用六焉故聖人書初言魯世用八佾至
是而初獻六羽也噫以爲不可同宗廟之禮則如
勿立既立而徒殺其舞數之二是隱公知其非而
彊爲之也是隱公之待仲子尚在乎正不正之間
而惑於先君之邪而不能正也愚於此又見公之
不智也不智不孝隱公之罪深矣然則聖人誅之

與曰譏之隱公有君子之資而未聞道責其不智不孝所以待君子也

邾人鄭人伐宋

鄭讎於宋固也而邾不敢先犯宋宋鄰於邾必有以侵之也左氏謂宋人取邾田邾人請鄭伐之取田不書不赴也則邾鄭皆有辭矣然衛脅宋伐鄭而宋主之邾請鄭伐宋則邾自爲主於以見聖人誅黨惡之重也宋從州吁伐鄭以怙惡而鄭從邾人伐宋以報怨情有逆順聖人原情而已矣

螟

洪範八政以食爲首食者民之命而稼者食之本蟲螟食稼稼傷而民傷民傷而國傷故聖人書蟲螟之異凡以爲民而警懼人君也君人者宜修德以弭之而後世君德不修乃遣捕蝗之使人力其能勝天乎春秋書螟者三隱之世二莊之世一而何休曲引附會以爲矢魚之所致劉歆以爲逆諫之所生指一事以應天災何天之不廣屑屑於一二事而致災也若百度皆不舉則百蟲蠢動盡驅而出之以應人君之失然後爲應邪愚讀三傳竊鄙休之學凡誣幻不稽之說休公言之而不愧吾不欲觀之矣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解見元年公子益師卒

宋人伐鄭圍長葛

嗚呼宋鄭之怨於是深矣四年宋兩伐鄭五年秋邾鄭伐宋勝負相當可以已也今宋又伐鄭以圍其邑憾何時而釋邪春秋將甲師少稱人常也今伐而圍其邑非將甲師少也兵法倍則攻之十則圍之長葛大邑也所謂用大師矣而聖人書人貶之也蓋前日勝負相當怨已償矣宋人復起兵端以賈怨於鄭況又圍其邑踰年而不解其意以爲公子馮之在鄭必得之而後已也且穆公受國於

宣公穆公卒挈而還其子殤公受國於穆公而志殺其子人之賢愚蓋已判矣雖穆公之遜不爲義而殤公必將殺馮又得爲君子乎且志於殺馮鄭何罪哉卒之連兵結禍十年不解終罹華督之禍非不幸也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

脅利以求人者辭亢而情柔脅勢以要人者陰進而陽退鄭之渝平於魯非得已也以經考之鄭於魯固未嘗有怨隱四年而羣帥師從宋伐鄭雖兵端生於宋衛而羣實從之是示不能無憾也鄭雖於魯而怨未償今乃頓釋前憾而求平焉若鄭伯

之能懲忿也苟無故而平不其美歟而鄭之來實
爲宋兵所扼懼魯人復整兵從宋則鄭益殆矣乃
遣使致平以離宋之黨也且平而言渝有以致於
我也何致哉八年之祊田也八年歸祊而今致之
何邪有所脅也若曰魯能不從宋而反兵救我我
當以祊田饋魯也既而鄭徒言之而祊未入魯故
魯雖不從宋然亦不救鄭蓋有所要也嗚呼若是
而曰平果足爲平乎鄭有所脅魯有所要來致悃
而已故聖人書曰渝平焉豈齊平及鄭平與宋楚
之平直豁然釋怨矣今曰渝平致平意而已實未
平也三傳互失無足據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艾之盟鄭故也自石門之盟而知齊鄭爲與國齊
將救鄭則地隔於魯不求魯無以救鄭春鄭來渝
平齊爲之謀也故鄭使反命而齊爲艾之盟當是
時宋圍鄭邑蓋六月矣其危益甚也齊之爲是盟
蓋示迫矣而魯終未之救者祊未入也觀乎此則
魯之所以要鄭者又可見也

秋七月

無事必書首月者備四時也閒或有不書者傳授
脫之

冬宋人取長葛

宋圍鄭長葛踰年不解必取之而後已其爲惡不
既深歟書人書取誅之重也然長葛被圍鄭求成
於魯而魯不救繼又會齊爲艾之盟而兵卒不出
坐觀宋人取鄭邑而曾無隱恤之心鄭胥利以求
人果何益哉不若爲華元登床之謀未必魯人不
憐而救之也此可以爲胥利不誠者之戒然而隱
公於此示不得爲君子矣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叔姬伯姬之媵許嫁者也待年於父母之國至是
歸焉媵不書歸此何以書爲莊十二年紀叔姬歸
於酅張本録賢也紀之滅宗廟在酅歸奉其祀其

不以存亡而虧婦道叔姬之賢也故此首録之以
全其終始焉媵非賢不書蘇轍謂書叔姬賢之也
若賢不得書必貴而後書是以位卑德也小國無
大夫至於接我則書是位不可以廢事也位不可
以廢事獨可以廢賢乎蘇之學左杜之義疏耳去
經遠甚吾未嘗觀焉惟此義爲近經姑存之至謂
小國無大夫此又從杜之疎而不知正也禮大國
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何謂無大夫

滕侯卒

諸侯卒或書名或不書名從赴也故禮曰諸侯不
生名薨則赴以名或不赴以名小國不達禮也左

杜謂春秋一切從赴告則踈矣若諸侯卒是當從赴告者也乃反立例曰凡諸侯同盟薨則赴以名閒有不同盟而赴名者杜氏則曰未同盟而赴以名知其師之謬而不正但曰未而已且既以爲同盟則不必從赴以爲從赴則不必同盟立例自交攻吾所不曉

夏城中丘

諸侯城邑宮室池觀苑囿皆有常制不可亂也圮而城之故而新之以守國保民示所不可緩而春秋之城築新作皆書之何哉不譏其不時以妨民則譏其創作以違度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龍見周之二月夏之十二月也於以戒事喻民將有土功之役也火見周之九月夏之七月也於以致用致築作之物堅良而不蠹也水昏正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於以栽板榦農務休而百穀成民可以役也土濶而膏植栽必固也日至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也民不可以久役蟄不可以加挿役不可以不休也故春秋之城惟十二月爲得時衛文公徙於楚丘建城營室爲得其時詩曰定之方中作於楚宮定星昏而正中即水昏正也故雖役民而民美之不妨農也凡春秋之書皆不時周之夏今之春也而城

中丘方春東作之時而役民事城民失業矣其他城即城祝丘之類皆不時也或得時而書則必一月而城二邑勞民也如城諸及防城諸及鄆是也或城非其地城小穀城虎牢之類是也非城之不時則城二邑非城二邑則城非其地皆譏也其或新築新作則有義存焉新者革故之辭新延廐是也新作創作之辭作南門之類是也築者築所不當築築三臺之類是也凡以恤民力而繩違度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諸侯相聘禮也而春秋之相聘非謂禮也謀其私而已齊侯前年為艾之盟為魯也既而宋取長葛而魯兵不出艾盟何益於鄭哉蓋魯有望於鄭而鄭有要於魯所望者不至而所要者不遂則魯鄭之好蓋在成否之間魯公之搖足則宋鄭之彊弱繫之故齊復遣弟年聘魯而卜進退焉魯蓋決有望於鄭不能勞師糜財以興無益之役也齊年之來必囁嚅其言而告之曰吾之與宋未有隙也而鄭平於我蓋空言矣吾安能以空言而敗實好哉年歸反命而鄭賂卒不至故秋公遂伐邾蓋以邾嘗從鄭伐宋示將從宋以動鄭也鄭知魯兵之不能虛出故明年春遂以祊來歸焉則年之來豈為聘問哉假聘問之名而為鄭求魯也

然齊有大夫爲行人今不以大夫而遣其弟私之也且公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國之常也今不曰公子而特曰其弟年蓋同母弟也稱弟親之也若曰吾之弟云耳且父子兄弟之間君子不以恩掩義蓋恩勝則寵生寵生則驕驕則亂此理之必然者故叔武武王之母弟也惟封之鄘與諸侯伍而已友宣王之母弟也示封之鄭與諸侯均矣不敢寵以私而驕之也春秋之諸侯知有恩而不知有義不知私之適所以敗之也鄭莊封段以大邑而卒至於亂示可以鑒矣而諸侯必私其母弟曰弟故弟之書於經十有二不奔則叛不叛則殺惟齊之弟年不叛不奔及其子無知遂辟其毒而賊僖公焉則寵而私之果有益乎春秋書弟凡以垂戒也以此防民後世猶有淮南厲王與夫梁王之亂而文帝之賢不免乎尺布斗粟之嘲則春秋之訓可不鑒哉

秋公伐邾

邾魯之附庸也元年嘗從公盟未有以戾於魯也而公於此乃爲宋伐之若誠爲宋伐之猶爲有辭曰宋於我爲與國而邾我之附庸何敢伐吾之與國今乃爲動鄭而伐之志於得鄭之賂也魯欲得賂而邾被兵何名哉加兵於邾以賣二國魯豈以

得賂而邾橫受其毒既而得鄭賂矣遂從鄭伐宋
今日爲宋伐邾明日爲鄭伐宋於此益見伐邾之
無名宜邾人之不我服也故終隱之世邾不復通
於魯灼知隱公之不足事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君臣之道交濟而天下治君天象也臣地象也天
地交而萬物通君陽義也臣陰義也陰陽和而萬
物得天道下濟而地不上行則睽陽唱而陰不和
則亢天子諸侯君臣之大分也故天子於諸侯有
時聘問歸脤錫命之寵而諸侯於天子則有春
朝夏宗秋覲冬遇之儀所以交濟而成天下之治

春秋之時天子下聘錫命歸膰賻賵不勝其勤也
而諸侯何有一覲九陛之下者春秋書天王下聘
者凡八以責諸侯不朝而坐受天子之聘也隱公
即位十有一年而天王聘魯者二隱公揜然當之
不以爲抗已則不朝矣示何有一介之使如京師
荅天王之勤哉故夫春秋之亂君臣之道不交也
聖人作春秋垂中興之教故責諸侯朝王爲重諸
侯復朝中興之本也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古者敵國賓至候人爲導司徒具徒司寇詰姦至
於王臣則皆官正涖事事畢衛以出境單襄公道

陳以聘楚候不在疆宰不致膳單子知陳之將亡則尊王臣非苟以重王命而國之興衰從可卜也

蓋諸侯尊天子則大夫尊諸侯示上下之常分耳今凡伯來聘而魯不加衛過衛而衛不加禮使蕞爾之戎得伐之以歸戎在所不責也而魯衛皆周之叔父伯父王臣至而不衛焉所謂司寇詰姦之法存乎亡乎愚觀單襄公之言而知魯奪於三家鄭制於七穆有以自取也凡伯不能死節將天子之命委諸戎狄聖人書以歸凡伯之罪示不輕矣

楚丘衛地也凡伯邑於凡凡邑在黎陽與衛爲鄰蓋凡伯將歸其邑戎故以兵伐之不然一人而曰伐豈理也哉或者以爲大天子之使不考其地妄爲之說也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宋衛遇于垂齊命也何以知其齊命見瓦屋之盟也齊之爲鄭謀久矣然魯公卒未從前年魯又爲宋伐邾則若無意於鄭焉齊患魯之不從則鄭之禍未艾也將會宋衛而平之於鄭宋既踰年伐鄭取其長葛蓋已償怨矣故示懼鄭之報怨將從其平焉故曰垂之遇齊命也垂近乎鄭何以知其近鄭可知矣宋衛鄭允元年公會鄭伯于垂則其近鄭可知矣宋衛侯盟於遇於此蓋以觀鄭意也至秋宋公齊侯衛侯盟於

瓦屋則垂之遇非齊命而何

二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嗚呼春秋之世利勝義也久矣隱公初睦於宋何其篤也宿之盟清之遇何其親也暈從宋伐鄭何其信也及六年鄭人來求平且言致祊田則公之待宋不若前日之信踟躇觀望以期祊田之至齊侯盟之而不從齊侯聘之而不荅且伐邾以撼鄭焉鄭伯知布空言不足以結魯之信非實利不能出魯之兵也魯且伐邾以悅宋魯舉足而南則吾事去矣故不得已割先若之田奉圖歸魯庶魯之必我從也於是有宛之來而祊之歸隱公得田矣尚何辭哉故奉社稷而從鄭焉噫前日睦宋之義何在隱公入祊之際其示一念及此乎愚觀乎此而知春秋之世利重而義輕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辛亥宿男卒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瓦屋之盟齊平宋鄭也平宋鄭而鄭不與盟何謂平邪鄭不肯平而齊宋徒盟何益哉宋迫之也蓋初平宋鄭在未入祊之前也而入祊之後魯挈國而從鄭鄭得魯之援又已入祊於魯其肯行虛賂而不責報哉宜鄭之不肯平也鄭得

魯則宋不能無恐而求於齊爲急故宋序齊上主是盟也卒之鄭不至而三國參盟焉虛盟何益哉蓋魯已得賂則安能下宋齊徒爲是盟固無益矣然示不肯無故而棄鄭之好也曰吾安能從新附之宋而背久好之鄭哉故寧棄是盟而復從鄭焉初而爲鄭求魯繼而爲宋求鄭鄭卒不我從乃叛盟而伐宋齊之交亂示已甚矣

八月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莒自密之盟雖受紀人之平實未嘗與魯通也至此七年而後爲是盟豈至是而平始成耶蓋前日子帛之盟莒有窺於魯也子帛盟之修紀好也因爲魯致辭而已然莒卒不敢加於魯者知魯之未可動無從嫁怨於魯而敗紀好也今隱公既受鄭祊將空國以赴鄭之求則疑莒人之議其後故因尋密之盟以成紀好焉蓋無費而求於人則其情舒有畏而求於人則其情迫莒塊爾小邾其敢抗魯乎前日子帛之盟紀大夫也而莒子躬歃血而不辭今浮來之盟公在是也而莒以微者涖執牛耳豈莒人抗公之罪哉公自辱也有畏而求之也故爲內諱則沒公而不書及高傒盟是也高傒抗

也內外皆微者則書及而已不可書魯人也及宋人盟於宿是也內不没公而外書人者著公之辱也此浮來之盟是也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去族貶也無駭專也或以爲未爵以爲未命則人未有終身無氏者若未爵則士也士微者也微者不登於冊安得書卒卒魯之正卿也挾卒同之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隱公即位於今九年未嘗遣一介如京師而天王

元年來歸賵三年來求賻七年凡伯來聘九年南季來聘且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諸侯事天子之節也而天王反行之於魯魯安受之而不怍嗚呼諸侯之抗周室之微也極矣舉魯以問他邦齊晉宋楚之彊又可知也周制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且以五年一朝則隱公及是九年當再朝矣再不朝而天王一賜一求二聘焉聖人著天王遣使之節所以誅魯再不朝之罪也周公貶爵削地之典不行於春秋而孔子代之賞罰焉安能私魯而不誅哉書天王下聘則蕆魯不朝之罪也於以嘆周公之衰而不令子孫自貶周公之

典也餘義凡伯詳之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庚辰大雨雪

公穀月日之例吾未嘗觀焉蓋褒貶初不在月日也然亦有因月日而見褒貶者如城築土功非月日則不見褒貶九月城費十二月城諸及防是也代取兩邑非月日則不見褒貶辛未取郜辛巳取防是也祭祀之禮非月日則不見褒貶正月己丑烝五月乙亥嘗是也天之災變非月日則不見褒貶此三月癸酉大震電庚辰大雨雪是也八日之間而天變如此非日何以知之此因月日以見褒

貶者也公穀以爲或謹而日之或謹而月之或日卒或不日卒或日卒或日以危之或不日以信之褒貶不在是也公穀謬例也君子所不學也三月今之正月大雨震電豈其時哉況八日而大雨雪旦陽極而大震電陰極而大雨雪大雨必於夏大雪必於冬陰陽之運然也今於正月而兼冬夏之電雪天變甚矣聖人書之以見陰陽相反責君臣調和之失也魯君臣可知矣

挾卒

挾之功過不見於經而卒去其族必魯大夫之專恣者也公子翬功過亦不見於經而卒

著其族雖不保其賢知其必不如無駭挾之專也
然則公子翬於允公可謂專矣而不去族何哉翬
之於允公不必去族而後見其罪於隱公則不去
族不知其專故翬於隱公兩見於經皆去族以見
意於允公則著其族以見允任之專而待之重也
非挾無駭之比

夏城郎

備宋也郎即今之單父魚臺是也單宋地郎逼於
宋魯將北會齊鄭伐宋疑宋爲批亢擣虛之策故
西城郎以備之噫不務講信修睦以和四鄰乃見
利忘義叛宋以從鄭兵未出境區區然盟苫人以
固其東城郎以備其西利之役人一至是哉爲利
所迫尚何暇顧天時之正否民力之豐凶邪故雖
東作之時城役妄興而不恤也嗚呼爲隱公之民
者不其艱哉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於防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於中丘

甚哉利之溺人也甚於水水平人狎而玩之卒陷
於死利甘人悅而嗜之卒陷於不義與其不義也
寧死故君子不避死而避不義隱公其先蓋賢君
也即位之初慨然視千乘如鴻毛將舉而遜其弟

締交四鄰會盟交好以息民和衆苟廣而充之以
克厥終不幾於賢歟自鄭莊以利導之割祊來歸
隱得祊田則見祊而不見義背宋之盟赴鄭之會
屈身盟莒動衆城郎以爲從鄭伐宋之計初祊之
未入也齊侯會之弟年聘之亦爲鄭謀也而隱不
荅今祊既歸則防之會倒屣而從中丘之會欣然
退聽反坫之間將孰謀哉謀宋而已故中丘之會
歸未及國而君臣掃境同疾於宋宋何負於魯乎
由祊田之賂也隱公於此尚何足爲賢耶一爲利
昏則終身陷於不義視祊爲利則視千乘之尊果
能脫然歸其弟乎宜莵裘之老不見信於允公而

公子翬得以行其譖也嗚呼觀隱公之禍則知義
仍重於死也故愚論之以爲溺於利者之戒云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仇宋者鄭也而伐宋之役乃齊主兵而魯從之何
哉蓋鄭之疾宋固其宜矣而爲義不終者齊也見
利忘義者魯也故聖人罪齊爲重何則鄭被宋兵
者期年而失長葛則鄭之報宋人情所不免而齊
何爲者哉齊固黨於鄭也其間爲鄭求魯者無所
不至魯未之從也則又盟於瓦屋而平之於鄭鄭
復不受遂背盟而會魯從鄭焉隱公初黨於宋至
得鄭賂則不受齊平而必於伐宋則夫宋鄭交怨

兵連不弭者實齊魯之爲也故聖人書之若齊魯伐宋而置鄭於不爭之地聖意蓋可見矣內出主師而去其族外以齊爲主而皆人之鄭憾宋之極必不以微者行齊方比於鄭必不以微者會則齊鄭必其君將或上卿也而春秋皆人之其貶不幾重歟然三國之貶齊魯爲深蓋以亂濟亂者實齊魯爲之俑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於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魯之於宋何憾哉而君臣疾之如世讎焉睚會齊鄭壓宋境而陣公復潛師出其不虞而敗之浹旬之間奪宋二邑宋固未嘗有怨於魯也魯之肆毒於宋徒以得賂於鄭效鷹鸇之報擒縱搏擊惟鄭所使謂宋嘗取鄭長葛吾取其二邑則得失相當然後足以報鄭也鄭則伙宋矣而宋何負於魯哉況夫失長葛者鄭也得郜防者魯也鄭得虛報而魯受實利宜隱公之樂爲也取祊於未伐宋之前取郜防於既伐宋之後鄭宋兩失其邑隱公兩獲其利公蓋自以爲得計矣而不知上下征利而國危也孟子曰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厭則夫隱公鍾巫之禍蓋成於此矣方其潛師於菅一戰而得二邑豈知禍之至於此耶嗚呼戒哉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春秋無義戰然槩以爲不義則同一貶焉若然則聖人無所寓其賞罰而春秋不作可也故聖人於不義之中必誅其兵首兵首誅則兵端息春秋之法也宋鄭交惡久矣然問兵端則起於宋隱四年宋人助州吁爲虐以稱兵於鄭無功而秋又伐之鄭蓋有辭也以爲已與衛爲仇而宋何憾哉故五年連邾兵伐宋償怨也兵可以息矣而宋不戢復有長葛之圍繼取長葛則鄭又不能無報也於是有前日之伐取郜取防以報長葛之失則勝負相當得失相償宋可以已矣今鄭師還未及國而宋

繼以兵入之幸鄭有備不能撼其社稷則又連蔡衛以伐其附庸宋之爲志亦已酷矣鄭伯出兵乘之戴闕其前鄭扼其後一舉而取三師焉三國之敗非不幸也故聖人舉而人之誅兵首也鄭伯以奇取之聖人幸其勝表而爵之所以異於宋也或者疑鄭之孤兵不能取三國之衆更以爲鄭伯乘危取戴噫蓋亦不近人情矣戴鄭之附庸既屬於鄭矣何必取哉何以知戴之爲鄭附庸戴今之外黃是也居鄭北鄙三國入鄭不克故移兵以戕其附庸不然三國伐戴何損於鄭哉若鄭伯乘危而滅其附庸則當書滅惟內諱滅則書取取鄟取鄑

是也外則直書滅未有諱而書取者以是知其非取戴也取三師矣如書取鄭師於雍丘取宋師於嵎之類是也不然鄭伯滅人之國何以得書爵說者又以爲鄭伯伐三師取戴而歸復爲附庸非滅也若然則書鄭師救戴足矣何用伐而取之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郕之爲國介於齊宋之間今濟北是也濟逼單父單父宋地則郕當齊宋之境上也春秋小國惟彊是附計郕必附於宋而不事齊故齊人脅鄭伐之前日宋人伐戴鄭附庸也今日齊鄭入郕宋與國也宋鄭交怨附庸與國何負哉故鄭伯伐三師書爵令入郕書人聖人褒貶嚴矣左氏以爲討違王命於經無所考不足據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諸侯朝天子禮也而諸侯相朝何爲哉先王許其相朝所以一其尊王室之心也然周禮諸侯邦交之法世相朝而已春秋諸侯豈必繼世而朝哉通於彊弱之勢緩大國之討救危亡而朝也故朝於魯者滕薛邾杞而已齊晉宋鄭未嘗一至魯之庭也魯之所朝者齊晉楚而已未嘗一造滕薛之庭也所謂交相朝者無有也然一君朝一君受之猶曰爲兩君之好也今滕薛旅至於魯庭魯侯亦旅

見之嗚呼僭亦甚矣天子旅見諸侯隱公亦旅見諸侯其事何以訓哉故聖人書曰滕侯薛侯來朝而魯侯之罪著矣且魯之於大國也雖大夫至而不敢旅見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不敢旅受也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盟亦不敢同盟也盟聘且不敢同而況旅見乎至滕薛之君則旅而受其朝嗚呼彊者雖大夫而畏之弱者雖國君而藐之春秋之世惟彊是恃於此蓋可見矣滕薛來朝而魯侯旅見之則魯衛之朝於晉楚又未必不旅見也則夫周公明堂之禮豈復夢見於京師哉夫子書滕薛之朝蓋有歎也

夏五月公會鄭伯於時來

秋七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嗚呼隱公之果不克終也君子雖欲救之無及矣自八年入鄭祊田叛宋從鄭利心炎炎熾不可遏及十年則詭兵伐宋攘其二邑自以為得志於四鄰而不知禍發蕭牆近在旦夕今復委宗廟社稷而會鄭於時來以謀人之國秋遂及齊鄭入許逐其君而利其地其初輕干乘之心安在哉故自許歸國而寫氏之禍不旋踵則雖得許曾何益乎然時來之會鄭志也至入許之役則以魯主兵蓋以為成鄭志者魯也公及齊鄭無故入許宜得重貶

而今書爵蓋不書爵則無以見公之危也禍在頃刻而不虞越境踰時而不反國人爲之戰慄而公不懼則暈之禍實自作孽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外弑君書薨爲内諱也然則諱而書之後世何以知其弑曰不地則知其弑不葬則知其不成喪然隱閔皆弑也皆不地皆不書葬固也而允亦弑何以書地書葬曰是有微意也隱閔書地則不知其弑允不書地則不知其弑允之如齊姜氏志也允弑於齊亦姜氏志也不書薨於齊則何以知其弑於齊蓋地非其地則其弑可知也

齊人弑之則魯之臣子安得不葬不書葬則嫌於魯自弑也莊元年書夫人遜於齊而不書姜氏夫人奔則與弑可知去族則其罪自著蓋不在不地不葬而後知其爲弑也

木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木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二

左綿 趙 鵬飛 企明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

天下所以爲唐爲虞爲成周者王法而已天下所以爲桀爲紂爲晚周者亦王法而已王法行則侯度謹而天下治王法弛則侯度廢而天下亂治亂係乎王法王法係乎時君春秋之時時王不能持王法而天下日趨於亂孔子抱王道持王法而不獲伸於時寓之於春秋凡春秋之書王以王法正天下也故十二公元年不以有事無事皆書王正

月以王法正之也然必書月而後書王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專在三月則書王三月事在時則時而不月不月則不書王書王必下有所繫則不可虛書春王於文不順也故十二公之中有月則無不書王者有月而不書王唯允公而已所以見允之無王也允弒隱而自立天下大逆也元年書王以王法治允也二年有王爲天下著王法也望天下有以王法治允者既而鄭伯怙其惡齊陳比其亂滕杞朝之戎狄盟之則四鄰無復問罪而允之位定以王法無所望於天下故孔子自三年以往則不書王不獨誅允無王天下無王法也至十年而有三國來戰之師三國之來固非聲允之罪而來也然跡若可予聖人不問其情而取其跡故於此復書王因爲天下存王法也至十八年允公有如齊之役而聖人復書王蓋以允之罪雖死而王法所不原也然則宣公亦篡也何以獨書王蓋宣公之篡宣不與其謀仲遂立之也允之逆躬自爲之在王法尤重也治其重而輕自懲此聖人之意也

公即位

如其志也吾於隱公既言之矣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義有所恃則藐震霆而不驚中有所負則聞足音而心慄允公賊隱而立惴然懷危懼之心鄭莊知其然也疾趨而怖之故鄭欲會而允無不從鄭欲田而允無敢拒允則不允矣鄭莊果君子乎陳常之亂孔子告於哀公請討之則討鄰邦之逆不必方伯連帥而後可討也今有盜焉塗人執而殺之無過也苟要其利而釋之則其罪當加於盜一等何則怙惡而且要利也若鄭莊者尚足爲塗之人哉垂之會鄭志也允公弑立而位未定鄭莊知允之可脅也於是爲垂之會而要之允幸鄭人不念隱之好而赦其罪敢不聽乎允既就會則鄭之所

欲孰敢拒之然即會而問魯求田則於辭爲不順故藉璧以假之且兩君相見安用璧而鄭携璧可來會則假田者豈反玷之間苟言哉鄭之素心也允公幸於得援受寸璧則奉田而歸鄭寧較兩相直邪愚是以知是會也聖人　鄭太重而置允於不足治也說者以爲易祊田且祊之入於今五年矣豈至是而責償哉謂假田因入祊而來則有之謂易祊則非也鄭有宋兵不得已而歸祊既得魯援則勢不可以責償今幸魯有篡逆之隙可以投隙而責地也故以璧假爲名而實責償祊也愚知祊之地未必大於許祊之賦未必豐於許若祊大

而賦豐鄭莊必不棄祊而假許也許魯田也劉敞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則許乃周公受封之田或以爲許田或以爲近許之田無所據吾從劉子之說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內不自信者盜之常情也允公不義而得位鄭莊實定之既爲垂之好又挈地而賂鄭鄭固死黨於允矣而允尚疑鄭有以欺之也於是復盟之盟於越魯志也垂之會鄭要魯以求利故聖人以會書詐鄭也今日之盟魯要鄭以固援聖人以及書詐魯也一字之間而內外之情見矣

秋大水

堯有九年之水而後世不以爲堯之疵春秋有一日之水聖人必謹而書之豈責春秋之君於唐堯之上邪開闢之初四瀆尚湮九河未濬水行地上時則然也非堯實致之堯何疵哉禹疏九河導四瀆而注之海禹功既成六府三事允治自禹之後水出平原則爲反常蓋五行失性水不潤下也夫建皇極修五事則五行得其性而水無不潤下者水不潤下非人君之責而何春秋書大水者凡九凡以爲明王不作皇極不建五事紊而五行失性常雨爲沴而水不潤下也春秋之君尚何望其建

皇極哉聖人書之所以存皇極之教也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弑君三十六而及其大夫者凡三及其大夫何累

也孔父仇牧荀息皆累也何謂累宋殤之立穆公

舍馮而立之馮固自若也未嘗一日不謀宋今殤

公之弑馮意也則凡黨於殤者其能久存乎況孔

父親奉穆公之遺言而相殤者哉故不殺孔父則

馮有所不安今弑與夷則累必及孔父也仇牧荀

息亦然而或者以仇牧無故而見殺且有弑必有

立立之黨入則弑之黨其能留乎故凡君弑而大

夫殺者必其累也然仇牧荀息皆名而孔父獨書

字君子疑其褒則生義形於色之說此附會也蓋

孔父吾夫子之六世祖子孫所不敢名也或曰春

秋國史其可爲私諱耶曰春秋因魯史而作實非

國史也夫子修之於家非若太史氏修於國則春

秋者孔子之家史也安得不爲其祖諱

滕子來朝薛杞同義

事大之禮以謙行謙之實以損謙損之象自卑以

尊人之義也春秋小國之君捨謙損之象而不吞

噬於大國者幾希故滕以侯爵而降稱子杞以公

爵而降稱侯伯子薛以侯爵而降稱伯皆自降也

非聖人降之非時王霸主黜之也蓋明王不作彊
大者以勢陵小邦不啻蟻蠓也一拂其睫則赭城
墟社反覆手間耳小國其敢抗之哉然大國之爵
不過公侯而已以公侯之禮事之不幾抗歟且上
公九命侯伯七命車旗衣服各眡其命之數則車
服與之抗公執元圭侯執信圭繅之彩就者三則
執瑞與之抗公之服自衮冕以下如王之服侯之
服自鷩冕以下如公服則冕服與之抗以朝則執
瑞有所不安以會則車服有所不順勢卑而禮尊
則朝會於大國非所以事之適所以抗之抗之以
犯大國之威其果無慮乎今滕子自降以子爵而

來朝故無患及秋杞以侯爵來朝歸未及國而有
入杞之師討不恭也故其後杞遂降而稱伯又降
而稱子謙以事大國也說者以爲滕杞朝允公聖
人以其褒篡故杞以公貶侯滕以侯貶子且薛侯
未嘗朝允而乃貶書伯何也不知滕薛杞之爵皆
自貶以事大國非聖人貶之也聖人憫之而已憫
其勢不敵故爵從而降也且以卒葬考之書卒者
以外赴而葬者自我會之赴從其國之稱而葬者
我之稱也今三國之君卒皆曰伯曰子自貶而赴
於我者然也書葬則皆曰公知非外降之也皆著
於經者甚白而昧者不求其旨乃援 以附會之

曰列尊貢重故貶其爵以就貢且子産之言曰昔
者天子制貢輕重以列甲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
男也而從公侯之貢懼不給也蓋制貢以五服遠
近爲重輕侯甸男采衛爲列耳鄭男服也而使從
甸服之貢所以懼不共豈謂公侯伯子男之男乎
初不達理謬生異論君子哂之況以傳證經豈所
謂學春秋者哉諸儒之說唯孫氏發微爲近之然
亦未達乎自貶以事大國之意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宋督弑與夷而立馮則宋亂既成矣何待諸侯而
後成之蓋逆賊之命輕於鴻毛危於累卵諸侯一

會於稷而督命重於九鼎馮位安於泰山則宋之
亂非稷之會不成也然是會也魯之志居多蓋同
惡相濟盜之常情耳而聖人以齊主會何哉蓋盜
與盜相濟不能保其無危天下之非盜者尚可以
議其罪也惟非盜而與盜比焉則盜之心愈安知
天下無復議矣則夫怙惡成亂之罪實齊鄭陳爲
誅首然陳嘗怙州吁之逆隱四年以衛伐鄭是也
鄭先怙魯允之逆元年垂之會是也惟齊則未嘗
怙亂而於此亦從宋亂焉故聖人以齊主之誅齊
侯黨惡之罪首於此也既而爲讙之會納女於允
而不恥則今日稷之會不獨成宋亂而魯與其安

是一會而成二國之逆其罪可勝誅乎然春秋書會未嘗書其故唯穀與澶淵則書其故蓋辭不顯則罪不著聖人於魯蓋嘗爲之諱而於此則直書以成宋亂成者平也更平曰成微而顯矣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利者亂之媒也天下尚義不尚利亂何以生唯利萌於中而義晦於利則冒死亡而不顧庸愜大亂哉故督利於得位則冒弑逆而不恐馮利於得國及齊陳利於得賂則冒黨逆之罪而不恤允從乎亂而得鼎則齊陳鄭主會者肯無賂而赦宋哉書魯取鼎則二國均得賂也以亂平亂而受其賂尚何以爲人然鼎在宋而謂之郜本郜之分器也隱十年公敗宋師取郜則郜爲宋滅久矣前日地入於魯今日分器又入於魯然魯皆取之宋也而聖人必繫之以郜器從名也名正而分定分定而天下安聖人之教也允得是器所謂不義之賂矣而且納之太廟太廟周公之廟所以累周公者多矣不曰置不曰獻而曰納納者內弗受也周公豈忍視之哉聖人變文書納所以爲周公誅子孫之不令者以申周公之靈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

義同滕子

蔡侯鄭伯會于鄧

左氏之說出於野史學經者所不取然時有合於經則君子所不廢蔡侯鄭伯會於鄧左氏曰始懼楚也然以地考之蓋合於經鄧在南陽逼於楚鄧侯曼姓實女於楚武王所謂鄧曼生文王者也則鄧爲楚婚姻之國今蔡鄭會於鄧則鄧侯亦與會是蔡鄭必有畏於楚而託於鄧也然鄧且不能自保庸能庇蔡鄭乎至七年經書鄧侯吾離來朝諸侯失地名是失地而奔魯也以朝禮見故不曰奔計來朝距今十五年而失地出奔必楚逼之也蔡鄭託於鄧而鄧先亡則楚之熾蓋基於此卒之蔡

鄭常當其衝無歲不有楚師聖人書鄧之會以著夷狄亂華之漸而中國不察也

九月入杞

七月杞侯來朝而九月入杞愚是以知其朝禮之不順也魯侯爵而杞以侯禮來朝能無抗乎故歸未旋踵而兵入其境難哉小之事大也其後會魯求成而已終允之世不敢朝也蓋懼夫重得罪於魯焉至莊二十七年既婚於魯而後來朝然不敢稱侯降曰伯以伯禮朝也其後又降稱子蓋職此之由矣雖然大國則然矣而魯於春秋未爲彊國又負篡逆之惡於天下不內愧其不正而外責禮

於人使杞有中智之君謀於大國而兵之魯何辭哉惜乎大國首庇其惡而無能申杞之義者於以知勢利勝而義不立也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諸侯有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先王制是禮所以閑諸侯之妄舉而繩其出入苟行而非義則足躊躇而不進難於告廟也若矯舉以告則懼欺其先君而干冥責矣不義而反則顏忸怩而心不寧難於策勳也若飾辭而書則懼紊其史冊而不信於後世矣出而懼先君反而畏後世則諸侯無妄行而不踰侯度舉爲賢君此先王

制告行反至之禮意也春秋諸侯是禮存乎亡乎曰文存而實亡矣十二公之中君行一百七十有六而書至者八十二不至者九十四是擇其可至者至之至則書於冊或飾辭而策勳也故有書行不書至者告行不告至也或至以前事或至以後事或至伐或至會擇其可書而書之冊也聖人亦因其實而志之此聖人所不必修因舊史而自見意者也其行有善惡因事自見至有久近因時自見行而不義則君子見其惡出而踰時則君子知其危今九月及戎盟至冬而反其出不爲不久然以篡奪之君而出會戎狄其行之善惡又可知矣

隱公亦嘗及戎盟然先會而後盟則其盟爲安況隱公即位有遜國之心戎未必無所慕而來也先會而後盟外爲志乎求盟也今允公內不自安而有求於戎故書及及者內爲志焉耳然戎狼子野心使七首竊發於壇坫間而數允篡逆之罪吾知其殆哉其至而策動於廟蓋已幸矣此又因行而見其危者也

二年春正月

允凡十有八年惟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書王而不書王者凡十有四年諸公之年唯事在時則不月不月則不書王春秋之常也允公惟九年紀季

姜歸於京師事在時其餘則皆在月有月而不書王誅允之無王也一歲之首諸侯之正朔必受於王故曰王正月王正月王二月王三月今允直書月而不書王若允之自立正朔無王甚矣聖人非苟誅允之無王亦憤天下無以王法正允者故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書王聖人以王法治允也然則天下弒君而無王者固多何獨治魯哉蓋聖人因魯史以著王法則凡天下無王者可以類誅也而公羊子附會以爲二年書王正與夷之弒定十三年薛弒其君比何以不書王十年書王以爲正曹終生之卒而十七年蔡封人卒何以不書王此皆不足

據餘義已見元年

公會齊侯于贏

婚姻之義人倫之始也始不正則終之以亂理之必至者也允之娶於齊不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會齊僖於贏遂以成婚允之意蓋急於得齊也特因婚以固齊援而已不知得齊而定位一時之權也因婚以亂魯一國之患也其後文姜荒淫陽制於陰夫弑於婦蓋基乎始之不正也嗚呼允公初豈知其禍之至於此哉夫舜始於嬪二女故書首虞書文王始於刑寡妻故詩首關雎天地始於陰陽交故易首乾坤蓋夫婦人倫之始父子君臣繼

是而後正也允公苟得婚豈復念及此哉然聖人書之所以正人倫之始學者觀此亦可以知詩書易春秋蓋相爲表裏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春秋雖因文以見義然不稽之以事則文不顯苟徒訓其文而不考其事吾未見其得經意也春秋始隱終麟獨書一胥命說者疑其罕書則謂其寓褒貶必深或以爲褒不誓約言而退爲近乎古或以爲貶則直擯之匹夫之下謂不盟不會以草次相見爲禮至陋復有求其說於褒貶之外者則又謂齊爲方伯之後衛

有連帥之職命者上制下之稱兩不相下而胥命焉是數說者皆泥其文而不考其事非經意也夫齊與衛自入春秋固未嘗相比亦未嘗交惡然齊嘗附鄭而衛常附於宋宋鄭則有怨矣齊衛固無憾也隱八年齊侯常欲平宋鄭故先與宋衛爲瓦屋之盟既而鄭不肯平齊復從鄭衛亦復從宋齊衛各從其所主亦嘗興兵焉十年齊從鄭伐宋衛亦從宋入鄭齊衛各附其所主而已實未嘗有怨也至允二年宋殤遭華督之禍則衛失所附齊鄭又會於稷以成宋亂焉宋既附於齊衛復何憾哉故齊欲成好於衛衛亦願和於齊蓋初無讎怨無

事乎參商以虛相背也於是遂胥命於蒲無仇可解安所俟乎盟兩君爲志不可書曰會故以交相見而書之曰胥命焉事與文自相表裏安在夫立異論以求意於經外哉然則胥命是乎非乎曰何問是非胥命者平之別名也非有仇而釋怨故不可曰平平者初有所不平也今齊未嘗伐衛衛亦未嘗伐齊初無所不平也徒以各附其所主而未通好焉故書曰胥命而已不可謂褒亦不可謂貶若以爲褒則衛宣之淫烝齊僖之交亂果有近古之風乎若以爲貶則不交兵不盟誓兩相求而交好又何罪也故夫胥命者更相求通好而已

六月公會杞侯于郚

春秋之君小國從大國之會順也而大國會小國必寓曲折於其間君子不可以不察魯之會齊晉勢也會鄭衛敵也會小國者蓋鮮焉唯此年會杞六年會紀十二年會杞莒十七年會邾會小國者獨允一公耳其餘十有一公無有會小國者會者外爲主何小國獨敢抗允而會之蓋允之簒有所不安實有求於小國又懼小國之不心服也故小不順則脅之以兵及其有所恐而求成也則又屈已而會之以結其心焉其於杞紀邾皆然也二年杞侯來朝以其朝禮有抗逐興九月之師杞小邦而受魯之重兵能無恐乎然欲再朝魯又疑其重得罪故不敢朝而尋會焉外雖若抗內實有所恐然允亦不以其抗而出會之者所以結其來附之心也不然允無求於杞肯屈已會之哉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

求婚之禮有媒妁存焉公所不當親而親之乃會齊侯于嬴逆女之禮諸侯親迎焉公所當親而不親乃以公子翬往吾以是知允公眞相鼠也然送女之禮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齊侯送女而至於

謹允公初不親迎也至是聞齊侯之親送則其勢不得不親受之故會於謹焉是婚姻之禮顛倒錯亂無一是者齊魯蓋一律矣雖然聖人豈責禮於篡逆之魯而問儀於不令之齊哉蓋大婚之禮不可不正特書之以垂萬世之典也先王重婚禮非苟以多儀爲悅也蓋禮輕而色重則淫佚從之故多儀所以制淫佚也齊魯一紊婚禮卒之二國之亂皆基於此使太公之後有禽獸之行周公家室爲夷狄之風其可哀也已孔子書之非苟以正婚禮抑亦爲太公周公行大司馬之法以快其在泉之憤也公子翬在隱則去族於允則書公子於隱

去族則王法之正也在允稱族一人之私也魯以爲賊而允以爲賢魯欲誅之允欲貴之國人豈能抗其君之私哉故聖人亦以其私而書之以見意也至於夫人或稱姜氏或稱婦姜婦者有姑之稱仲子已卒允無母故稱姜氏或以爲稱婦者已成禮也杞伯姬來求婦亦已成禮邪穿鑿之論汗人齒頰吾諱聞之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致女也年書弟吾於隱七年來聘既言之有年

天生烝民不能自治也篤生后王君公以治之則

凡后王君公皆天所建也唯天所建故善焉天必遺之祥以彰厥德惡焉天必示之變以警其荒若允宣者豈天所建哉篡千乘而得千乘世無明王天討不行天固不能自誅之則宜其得凶荒水旱而示之變今乃於允宣獨加之有年何哉蓋允宣初非天所建縱而不誅者時王方伯之罪也非天置之也故天以不治治之若曰允宣則不容誅矣而魯民何罪魯民天民也而魯君非天所建也故陰隲其民而不治其君此天意也則夫有年治世之常也而亂世之祥也然則成王有年亦常事矣何以頌於詩蓋頌者揚君之盛德在國家以爲常

在民以爲美而歌之耳非允宣有年之比也允宣有年春秋以爲祥而書之所以見天之不治允宣而待之以不足誅也則夫不誅者乃所以深誅之歟然則二百四十二年間有年固多而不書者以爲常事不書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蒐狩國事也非君一人之私也春秋書蒐者五書狩者二蒐不書公而狩書公則公之私也非國事也古者寓兵於農耕耨之農征戰之兵一也戰非不教而能故先王因田獵而教民戰然必以農隙而講之非時則妨農也必有苑囿以行之踰苑囿

則奪民利也禮仲冬教大閱遂以狩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也則允公之狩爲得時矣聖人何以書之蓋魯之囿曰大野允不狩於大野而狩于郎郎今之單父魚臺是也其地近於宋因狩獵而至於宋境允之志荒矣故聖人書公以見意如公矢魚于棠之類是耳是允公特假狩之名以盤遊於遠非必主乎教民戰也雖時其能追聖筆之誅乎至莊八年則因治兵於郎昭公九年築郎囿其後遂爲苑囿田獵之地原其始蓋基於允公初狩於此地以啓之論作俑之罪在春秋又當何如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慶賜刑威王者所持以馭天下之權也春秋之世慶賜有濫而刑威有所不敢加此周之所以微也

十二公之中書王臣下聘者凡八聘隱者二聘允者三聘莊僖宣各一聘羣公在所不問也聘允宣何爲哉允宣之罪在司馬九伐之法放弒其君則殘之周室之微九伐固不能行矣而尚何聘邪就二君之中允之罪尤著而天王聘之尤亟以是知周之不君其自取微弱也宰有冢宰有太宰有小宰冢宰兼三公宰周公是也太宰字而不名渠伯糾是也小宰士大夫兼之故名咺是也渠氏伯糾字如公弟叔肸之類也或以爲爵或以爲名皆非

是吾於祭伯既言之

闕秋冬

闕文也聖人修經之後傳授脫之何休附會以爲允無王故貶去二時且去二時何足以見貶此妄說也使四時具遂爲褒允公乎十二公之中唯允一公最多闕文四年七年皆闕秋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書陳侯鮑卒十二年十一月一月之中兩書丙戌十四年夏五闕月十月日食闕日闕文惟允公爲多愚意秦火之後偶於此多闕矣後人不敢輒加以爲聖人不刊之典不可改易也允公上不書王者凡十有三黎錞亦以爲闕以此推之其或然邪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甲戌之下闕事也左氏以爲再赴疎矣就使再赴不過再以卒之日赴也豈以一人而作二日卒邪公穀之說皆不可讀先儒蓋疑甲戌之下有陳佗殺陳世子免一事六年秋書蔡人殺陳佗佗殺世子而自立經初不書而直書殺陳佗若無張本故疑甲戌之下必書陳佗殺世子也然君子不敢輒益之闕疑可也

夏齊侯鄭伯如紀

諸侯相朝三代之典聖人無絕法也自入春秋齊

鄭大而紀微春秋諸侯以小朝於大則有之蓋未有大朝於小者以大朝於小此必有詐謀譎計寓於其間不可不考也紀於齊爲西鄰地逼於齊齊蓋有併吞之志也久矣以兵滅之則興師無名懼有所不勝故脅比鄭伯而朝紀將掩其不虞而襲之且鄭距王城遠于紀若於紀無所利焉故齊脅而與之俱致紀於不疑也而紀以微國一旦二大國之君無故而朝紀能無疑乎疑而備之齊不得志而還嗚呼齊僖之心蓋山川丘陵也吁可畏哉聖人惡其假禮以爲盜故雖外相如亦不略其誅之重也凡諸侯相朝皆書如如公如晉如齊皆朝也不曰朝而曰如尊天子也唯朝王則曰朝公朝於王所是也尊內則曰朝滕薛來朝是也外諸侯朝則曰如蓋非盟非會而如其國非朝而何然外相如唯此與州公如曹而已州公實來故書齊鄭如紀從赴也紀婚於魯而來赴故書於策聖人因策書而不略以著齊侯之惡焉蓋爲紀侯大去其國張本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徵兵也鄭伯不庭王將伐之召兵於魯故使仍叔之子來聘然鄭比於齊齊庇於魯魯蒙齊之庥其忍叛齊以伐鄭邪故天王有命魯有所不從寧逆

王命而不敢逆齊之懽心秋王師伐鄭所從者蔡衛陳而已魯不在也則仍叔之子聘爲虛行矣在周之西牙璋起而諸侯之師雲合響應以敵王愾義旗所指無征不克今以王臣來聘其禮隆矣而兵卒不出私黨重而王命輕卒之王師敗於鄭魯罪也蓋三國見魯不從其能極力以抗鄭乎則敗王師者魯也仍叔周大夫曰仍叔之子未命也未命而將王命王命輕矣此所以得魯之不從也

葬陳桓公

城祝丘 不時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親征非平世之事也武王創業則親征宣王再造則親征蓋立威天下以定禍亂也故成康平世則不聞親征有大司馬之法在也周衰大司馬之法不行天威不宣於天下一人之愾諸侯不敵而王自敵之蓋有所不得已也鄭伯再不朝在周制貶爵削地足矣征之暴也而周之微雖貶爵有所不從令削地有所不受命故寧征之使諸侯翕從遂以夷鄭而周之威令因是復振則興周室者未必不屬威王也不幸齊比於鄭徵兵於魯魯畏齊而不從所從者三弱國而已三國者又不能無畏齊比鄭之心蓋二年蔡嘗與鄭會於鄧三年齊衛又

胥命於蒲此年陳佗殺太子而自立其畏大國之心尤惴惴矣天王有命雖三國不敢不從而從之實不情也故不能躬擐甲冑而以微者行卒之臨戎不戰而北以重挫皇靈而益周室之弱其罪爲何如哉者乃以書人爲褒蓋不稽於經不知三國比鄭畏齊之故徒觀其從王之文疑若可褒也噫聖人一書伐鄭顯則誅三國隱則誅齊魯三國之罪顯故書人足以彰之齊魯之罪微故二年書稷之會此年書齊侯鄭伯如紀而後見齊黨於鄭三年書仍叔之子來聘而後知魯畏於齊其罪顯者誅之輕蓋有所不得已焉三國

也其罪微者誅之重蓋怙私黨而逆王命齊魯是也求春秋當求之微然後能發聖人之深蘊不然徒區區求其文吾未見其得聖意也

大雩

史記魯世家周公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子小子不敢臣周公也成王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雩旱祭天子諸侯均得雩天子雩上帝及天下山川盡舉而祭之諸侯雩封內山川之在祀典者故天子曰大雩諸侯曰雩魯用天子禮樂故亦大雩然則僭乎曰僭說者以成王康周公故賜魯以天子禮樂

此漢書雜言也劉歆辨之曰魯惠公使宰遜請郊廟之禮於周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實始爲墨翟之學則賜天子之禮始於平王用天子之禮始於惠公也愚得斯說竊以爲成王周公之一快不然成王賢君而負失禮之罪周公聖人而干犯禮之譏吾知其必不然也然則郊禘皆始於惠公矣雩有二龍見而雩常祭也旱而雩非常也春秋常祭不書書雩二十有一皆旱祭也書雩以見旱而民稼不可不憂也

螽 書災也

冬州公如曹

六年春正月寔來

州公王臣也何以知其王臣蓋天下諸侯非二王後無稱公者杞以夏之後宋以商之後故爵以公其他雖周公太公之子孫國於齊魯皆侯爵而已唯天子三公稱公祭公虞公虢公與此州公是也州寰內采邑也公爵也州邑即河內州縣其初蓋蘇忿生采地至是爲州公食邑左氏乃以爲淳于公且淳于則杞公耳淳于隸今密州杞後遷於淳于世或以地稱之如東樓公之類是也左氏不知遂以淳于公爲州公不知諸侯非二王後非天子三公無稱公者其不達理一至於此邪外相如

不書此何以書爲六年寔來赴也州公其實來魯而中道如曹也以地考之魯南鄰於曹西達於周王臣來魯必經曹衛之間州公蓋本來魯矣中道而朝於曹故先書州公如曹而繼書寔來文相承也然則書州公來足矣何必煩文而書如曹哉此魯史冊書之舊也魯史迹王臣之實而書之聖人亦不沒其迹唯寔來則聖人簡文以承上也所以見夫王法不謹王臣外交於諸侯而無顧憚一出而交二國也其義蓋與隱元年祭伯來之義同吾既言之矣或以過我故書且自周來曹自曹來魯勢也安有過我復如曹既如曹復來魯何州公往來還返之不憚勞也或又以寔爲州公名謂失地之君稱名此又求其義而不得穿鑿至是耶○杞初國於陳留今之開封是也允六年遷於淳于淳于在今之密州其遷也以其地稱故曰淳于公如東樓公西樓公之類其實皆杞公也杞禹之後以公爵故稱公是年州公如曹左氏不識因以爲淳于公事偶同年謬以甲爲乙也不知州公自是畿內王臣稱公天子三公也州地在畿之西其先蘇忿生之田十二邑之一也即今之懷州州縣是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紀之求魯何謀之淺也齊萌圖紀之心紀欲自存

何術哉禮而已矣內以禮治其國使無釁可乘外
以禮事大國無犯其怒孟子曰以小事大者畏天
太王勾踐是也未聞太王求援於外勾踐借資於
大國也紀之求魯徒以魯婚於齊睦於齊必厚不
知魯託於齊蓋亦巢幕之燕矣魯以不義求人庇
已不暇何暇庇人哉齊欲吞之魯欲存之犯齊怒
也則成之會紀適所以怒齊而速取禍矣何益於

大去其國哉

秋八月壬午大閱

大閱四時閱兵之名也周禮仲春教振旅仲夏教
茇舍仲秋教治兵仲冬教大閱然必因蒐狩而行

之未有非蒐非狩而直大閱者此直書大閱穀梁
所謂平而修戎事者也平而修戎事正乎曰不正
先王因田獵而講之示不玩武以農隙教民戰而
已今無事而大閱庸爲正乎況大閱以仲冬而行
之六月徂暑之時可乎夫四時均教兵也而名不
同禮不一者蓋因民之勞佚時之閒劇而制詳略
焉大閱磐三軍盡舉而閱之所以必於仲冬民事
既閒可以併閱而無妨民也今六月耕耨之時其
能無妨於農乎聖人書之一以著其非時一以見
其無事而徒閱勞民甚矣說者以大閱爲僭天子
之禮愚謂大之爲僭惟大雩爲然大閱閱兵之名

與治兵何異莊公治兵以爲常而允公大閱以爲僭何耶

蔡人殺陳佗

陳佗殺太子免自立而經不書君子蓋疑之然以類求之陳夏正舒弑其君而楚人殺陳夏正舒聖人與其討賊之辭則陳佗必逆賊無疑然殺世子免不書者陳不赴也或曰前年甲戌之下闕文耳蔡人殺陳佗書者蔡赴於魯也然則陳之賊蔡討之可乎曰可塗之人殺之可也而況諸侯乎得討賊之義矣不地殺於蔡也不爵國人不君之也國人不君之而奔蔡蔡人殺之

九月丁卯子同生

公子均子也而世子生必以禮舉之何邪聖人於此所以正名定分杜亂源也世子之位自極褓而定則亂臣賊子何所窺覬哉古者植遺腹朝要裘生均不舉以禮嫡庶不辨以兆前日之禍今允幸有正嫡又能舉之以禮而史書於冊聖人於是其忍削而勿録哉則子同生蓋以喜書也魯自是而後得其正矣雖然允以篡得國允既不正子安得正鳴呼使世有明王賢伯以正允之罪立隱之子斯正矣今既不能而允君魯者已六年使不幸允

復不能辨嫡庶則魯之禍無時而息也幸允有正嫡周公之後遂杜篡逆之門可不爲周公慶乎故允之逆聖人誅之於即位之初而子同生聖人蓋喜魯之有正嫡也

冬紀侯來朝

春秋以小事大爵尊而禮抗者皆降爵而朝之杞滕薛是也故三國雖微而介於大國之間卒與春秋相終始惟紀也知齊有併吞之心不能以禮自卑抗然以侯禮朝徒知求援於大國不知其犯大國之怒者蓋自來朝始紀魯婚姻之好有所不責而其朝齊齊肯恝然忘心哉齊爲侯爵而紀以侯

禮朝吾不見其順也聖人於其朝魯也書侯則知其朝齊亦然矣則夫齊之滅紀未必不責其抗而紀侯不達權卒至於亡在當時紀固彊於杞滕薛然其謀自全之策不及三國遠矣故不免於亡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咸丘魯邑也杜云高平鉅野縣南有咸亭今隸濟州傳曰西狩於大野大野魯之苑囿即鉅野周禮河東曰兗州其澤藪曰大野魯國於兗則大野爲魯之囿明矣獵於大野因火田而遂焚咸丘焉則何以不書火田曰禮記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周之二月夏之十二月也閉蟄之後火田之時也得時

不書所譏者焚咸丘以咸丘逼大野因火田而延及於邑也公穀以爲火攻且咸丘内邑何攻之有又以爲邾咸丘夫春秋書地未有不繫其國者宋彭城是也故雖在楚必繫之宋豈有邾邑而不書邾咸丘耶不書邾後世安知其爲邾邑也聖人作經必不如是之晦然則焚咸丘無貶乎曰貶貶淫獵也獵不至於焚山而況焚邑乎邑人民之聚也攻獸而災及於人甚矣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劉敞以爲用夷禮

春秋諸侯以小朝大勢之常也滕薛紀杞穀鄧牟葛皆小國也猶君子不於小國求其義而區區於

允公求褒貶且小國豈獨朝允公哉前乎此則隱後乎此則朝莊以至齊晉宋楚莫不皆朝之勢畢國弱則謙以事大何擇逆順耶則書朝不爲允公設也學者當於小國求其義然來朝未有書名者而穀鄧書名說者以爲用夷禮禮自中國出夷安得有禮謂之夷則不可言禮矣諸侯不名惟失地名薨則赴以名穀鄧生名失地也何以書朝而不書奔以朝禮見穀鄧皆在南陽迫於楚與魯壤地蓋遼邈也魯居於兗穀鄧居於鄧以職方考之兗鄧東南相距幾二千里兗距京師六百里鄧距京師八百里合千四百里之遥其間越蔡越許越

陳越曹越宿及邾而朝於魯何益哉蓋爲楚所逼失地而奔越大小七國而不見容者懼楚也至魯遠於楚而容之故朝於魯以朝禮見故書朝以失地故書名說者不求書名之意而惑其來朝之文疑其朝允爲逆而不知其失地而奔不然以千四百里之遠豈交鄰之義終春秋之世而不見於經豈遂不交於諸侯乎則知其滅於此也何以不書滅不告也二年鄧之會鄧蓋懼楚而求蔡鄭蔡鄭亦求於鄧而交會焉距今六年而鄧卒爲楚所逼出奔於魯穀亦從而滅楚日益熾矣而中國杳焉無以爲備聖人豈苟書穀鄧之來哉蓋憂中國也

無秋冬闕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春秋不書常事然不因常則無以見其變則亦或書之大事於太廟有事於太廟常也所以書者謂蹔禘公萬入去籥書也春祠夏礿秋嘗冬烝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也則正月己卯烝常事也所以書爲五月丁丑烝起也禮有時不時則失禮禮有節煩數則失節烝冬事也田狩之後備物以祭故四時之祭惟烝爲甚牲蓋非冬則物不可得而備今正月而烝禮也若五月之烝此何爲也哉夏之三月物華而未實禽獸孕育之際安得物而備之

則失五月之烝非暴殄天物不能也且冬烝而春又烝則煩且數冬備祭而春又備祭則爲不典故聖人文起於此而義在彼故曰爲五月烝起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命魯主婚也魯將爲紀謀納女於王王使家父來聘言娶於紀也故冬祭公來逆后

夏五月丁丑烝

秋伐邾

允公之逆大國之會於今蓋六年而邾儀父以附庸獨不朝儀父蓋知義者也隱有遜于乘之心則即位三月儀父來盟允有篡逆之惡則定位六年儀父不至非義何恃哉允公憤其然故無故而伐之責其不至也然邾終不即至迄十五年凶年人葛人之來不得已而與之俱而後朝焉愚以是知義之果可恃也允以不義而伐人之國用兵何名哉故不書公不書師而見貶

冬十月雨雪

此記非時也夏之八月豈雨雪之時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王娶於紀非王意也魯意也齊將滅紀紀託於魯魯心不忍抗齊勢不能庇紀於是爲之謀而俾納女於王託王爲重焉謂齊雖怙彊必不敢滅王后

之國以負大逆之名于是魯爲主之而俾王娶之
蓋由五年齊鄭如紀紀不勝其恐而求魯益急六
年夏會於戚秋又來朝故魯爲是謀春天王使家
父來聘蓋謀婚也今祭公來初不爲逆后請期而
已而魯知齊謀紀益深因不及反命而俾祭公遂
逆后於紀故聖人以遂書非王命也魯命也以魯
之命而祭公得遂事之罪可乎蓋祭公天子三公
甘廢王命不能逆魯之意庸得爲無罪且王后奉
天地宗廟社稷之祀者也而以私謀娶之以私謀
逆之可乎聖人一書逆后之事而包數義於其間
誅紀魯之私謀責祭公之遂事戮齊之怙彊傷周

之失禮愚以是知春秋非吾聖人不能修也雖紀
託於王卒不免於大去然齊僖因此蓋有所忌終
其身不敢犯紀紀雖從魯鄭敗齊師而齊不敢報
怨既而僖公即世而滅紀者齊襄也則納女於王
尚足以延紀數年命雖曰下策其謀不爲不深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大婚人倫之本而天子娶后以奉天地宗廟尤不
可輕然其禮惟昏義著士昏六禮而天子之禮無
見於經者詩載韓侯娶妻文王親迎皆諸侯之禮
爾唯春秋著天王大昏之禮然亦因事而見禮焉
凡諸侯逆女稱女入稱夫人而天王逆稱王后歸

稱女天王以大夫逆后無貶而諸侯以卿逆有譏此禮之所以異也天子以四海爲家而后有母臨天下之道天王有命在紀則紀姜已有母天下之道矣而逆之自天王往也故以王后書尊王命也紀姜未見宗廟未覿君子則紀女而已而其歸自紀往也故以紀季姜書不敢以后自居順以聽命也此禮也唯天子則然而諸侯則異矣故逆稱女入稱夫人逆稱女女在父母制於父母安得以夫人稱之入稱夫人既配而後得稱夫人也若夫諸侯禮均勢敵則必親迎韓侯文王是也天子無敵於天下四海無客禮則勢不得屈而親迎故以卿大夫行然則祭公劉夏宜無貶何以譏蓋祭公坐而論道者尊不當行劉夏士也士賤者微不當往譏所使非譏不親迎也況祭公之逆事不可以無貶故上不書天王使而下書遂惡其專也然僑如遂逆女於齊至皆書以而紀姜歸不書以蓋后將母天下非祭公所得以也故使若紀姜之自歸此又天子諸侯之別也

夏四月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世子朝會禮乎曰禮之權也非正也事有出于不得已故亦不得已而用權周官典命凡諸侯之嫡

子誓于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此權禮也君疾或耄則以世子攝朝會故有是禮然朝會有所不可廢而後以世子攝行或方岳之朝或牙璋之召此禮之不可廢者不幸而疾且耄故以世子攝之今曹之朝魯非有旦夕之急也非王禮之不可廢也況世子一國之本而曹伯以就盡之年羸然在疾而世子不在吁其殆哉使不幸未及還而終生卒則國非其國也父子頡蒙一不念此俱履危道曹伯不慮而使之世子不辭而遂出吾竊爲曹之社稷憂幸終生至春而就木不然姦臣窺之暴客乘之振鐸之嗣僅如

綫矣秦之亡也以太子扶蘇不在權移斯高遂以勦滅始皇好雄慮不及此蓋既焚六經不知春秋也不知春秋烏得不亡

十年春王正月

允自二年書王之後不書王者凡七年至此復書王何哉幸有郎之師也自允之篡大國會之小國朝之無一人稱兵于魯者同獎篡也至是齊衛鄭始來戰于郎雖然郎之師豈眞問允篡逆之罪哉而聖人以迹取之不究其情也雖以他釁來而迹實加兵于魯蓋愈乎盟而會之比而朝之者也故聖人與其跡而以自戰爲文明魯無辭不可得而

拒也是以正月先書王幸王法假是而猶存也蓋
前乎此未有以兵加魯者惟此其始也說者求其
義而不得或拘乎數或考乎外穀梁以爲正終生
之卒且五年陳侯鮑卒亦在正月何以不書王或
以十年爲盈數夫無王之罪日月可誅何待盈數
耶劉敞又以爲三朝之節且援周禮侯服一歲一
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
衞服五歲一見魯采服也至是三不朝矣三不朝
則六師移之故諱而存王此亦附會爾且王畿之
外五百里曰侯服又五百里曰甸服又五百里曰
男服又五百里曰采服又五百里曰衞服則采去

王畿凡二千里魯居于兗以地考之兗去東都六
百里去西雒千里以西周言之則魯爲甸服二歲
一見則允至此五不朝矣以東周言之則魯爲侯
服一歲一見則允至此十不朝矣所謂爲采服與
夫三不朝之節無一合者此附會不密罅漏甚大
無辭可補者也

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衞侯于桃丘弗遇

衞自宣公即位與魯蓋未嘗通也衞嘗附宋魯嘗
從齊至允二年宋殤遭華督之禍衞失所依故三

年亦與齊晉命于蒲齊旣通矣唯魯未嘗會至是將與公爲會以通疆場之好焉然衛先已與齊齊於此蓋將謀伐魯必有命于衛也衛得齊命其肯棄先附之齊而從新通之魯哉故桃丘之會衛侯不至公往會而不遇者齊故也衛宣期與人會中道而變不信固在衛矣然允篡逆之人而會衛於桃丘桃丘衛地使衛侯因會而執之公其殆哉則夫不遇者公之幸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春秋書戰未有不書及者內書及如及齊師戰于奚外書及如宋師及齊師戰于鄑不書及而以自戰爲文者唯此郎之戰與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而已皆伐者有辭被伐者不得而抗也允公以篡得國在王法所必誅鄰國均可以問罪焉迄今十年無一人稱兵於魯者王法幾亡矣今也幸有齊衛鄭之師彼三國者究其眞情未必爲討逆而來蓋元年鄭嘗盟之三年齊實妻之其不治允罪也審矣今乃無故而來戰其爭疆事也不可得而知其怙私忿也不可得而見聖人不問也獨是三國毅然加兵于魯足以快志士之憤而伸王法於久屈故先于春書王而此變文書來戰以

自戰爲文志魯不得與抗矣故春秋書來戰惟此而已與夫丁未戰于宋蓋外内異文而其義一也宋人執祭仲出忽立突以制鄭國之權不道甚矣而復責賂于突突不能堪允公於是凡五會宋公以平之宋卒不從魯于是及鄭伐之宋何辭哉故亦以自戰爲文曰丁未戰于宋外來伐而内無辭故書來戰内伐人而外無辭故直書戰文異義同也左氏著先班後鄭之事於經不可考況事在五年豈有更數載之後而報此小怨哉若然則當以鄭主兵安得序齊爲首不足據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惡曹之盟同絶魯也允不義而得位齊鄭實主之位既定而魯揜然自強不事齊鄭又齊鄭謀并紀而魯謀庇之于是二國怒而有郎之師然則郎之師私忿也聖人何以爵之蓋三國來戰固無辭矣未必不假討逆爲詞聖人亦因其詞而以爵予之所以存王法然原其情實不爲討逆來也故於惡曹之盟復人之初爵之以予其跡終人之以誅其情聖人抑揚予奪其可謂公矣然三國既伐魯何用復盟蓋齊鄭忿魯不事已連衛以伐之而衛嘗期魯爲桃丘之會雖因齊而不克往齊鄭蓋疑衛復與魯也故盟之則斯盟盟衛也其後齊僖鄭莊

衛宣皆抵死不通於魯則斯盟爲固矣然以私忿絶魯歃血要神其爲盟誣矣雖固何益哉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

鄭莊天下之巨姦其脫天誅而死牖下幸矣夫正晝殺人君子以不治治之蓋愚而爲惡小人之下者也若夫質爲小人而文以君子之辭眞小人哉時無明王而使斯人得全身於是世春秋其可不作乎姜氏初愛幼子段請于武公將立之武公不從莊於此蓋憾其母而疾其弟也憾而疾之宜踈之矣而莊愈親之母爲請京公曰諾段收二邑公不制繕甲治兵公不詰若鄭莊之仁且友也而莊實置之于死地以爲惡不盈則罪不至於死故稔其惡必克之而後已母子兄弟之間心如丘壑尚何有於他人既而鄭被宋兵圍其長葛求魯之援急如風雨而告不以情要之以利約輸祊田其實無意入祊也使隱公因其渝平而遂以兵援之則投其詐謀幸魯有公子暈之徒爲之計卒俟祊入而後出兵雖其謀不遂其情可見矣脅齊援魯而入許逐其君而疆其田乃曰許太嶽之嗣也吾其能與許爭乎使許叔居許東偏攘人之地而文之以義猶曰不與許爭君子信之否乎初於魯隱有同盟之好借資之助至隱爲允所弒莊不能討而

反比之蓋以祊之在魯無釁而責償也幸魯有纂逆之罪可脅以責祊故因爲垂之會藉璧假許實責償祊也莊公老而姦謀益深矣齊將襲紀鄭實附齊使齊侯獨如紀則紀必疑而備之故莊助其姦與齊俱行蓋以鄭遠於紀將置紀於不疑而成齊襲紀之計也幸紀覺之而謀不遂不然紀國爲墟矣初桓王二政於虢蓋未絕鄭也而莊公帥師入于成周取麥及禾既而負不朝之罪於王王師臨之鄭掃境來戰射王中肩且曰不敢陵天子鳴呼上干逆君之誅下負誓母之惡内欺兄弟外欺鄰國而尚以好詞飾其姦非春秋何以照其隱哉

故書克段書渝平書入許書假田書如紀書王伐鄭而莊之姦無所逃於筆端不有春秋斯人何懼耶此雖詳於傳而實合於經惡不敢廢故備論之所以發鄭莊之姦而明春秋之蘊非苟從傳也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忽出奔衛

國不可以無節義之臣節義之臣國之治亂係之鄭之治亂實係于祭仲鄭莊死而世子忽立國之經常也宋莊不義以突之母爲已出誘祭仲執之求出忽而納突仲於此以義拒之可也拒而不從死之可也既寡謀淺慮陷宋之誘而投其繫懦不能拒怯不能死而致鄭數世之亂者仲也方其陷

宋之誘勢不可遏獨欠一死矣仲死則宋謀沮而
鄭亂息聖人尤仲不死故誅其魂於千百載之後
以息鄭亂然則仲何以不名曰不名所以誅仲也
古者國君不名卿老世婦仲鄭之老臣受遺輔忽
者也故忽不敢名之聖人亦因其字而書之所以
深誅仲也然突鄭公子也而不繫之鄭外之也使
若外盜之入篡者也何以書歸而不書入易辭也
祭仲立之也忽世子也何以不書世子既君鄭四
月不可曰世子也何以不曰鄭子忽不得子之道
也制於權臣不能守其社稷一夫作亂匍匐而逃
豈曰能子哉故斥書名其忘重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侯盟于折

內大夫之專伐自無駭始內大夫之專盟自柔始
聖人皆黜其族以示貶而或者以爲未命之大夫
且專兵專盟必其國之秉政者也安有未命而秉
政者況未命於氏族何與而不書吾於無駭辨之
詳矣且宋人執祭仲出忽納突何與于魯而魯大
夫盟之蓋宋之於突固以親而立之也而宋莊豈
以親而忘利者哉必責其納突之賂也祭仲既不
能拒之於初忍拒之於終乎仲不能拒而鄭之小
無以厭宋莊之求故魯將平之大夫盟宋者一而
公會宋者五宋卒不從宋則不容誅矣而魯何爲

者哉不内治其國而外平人之亂魯之君臣其志荒矣故貶柔之族以見意

公會宋公于夫鍾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

突以不義而篡其兄宋以不義而責賂于鄭二者均亂人也使王法不亡突在所誅宋在所伐而魯允抵死會以平之何邪會而平之是成亂也蓋允之與突類聚者也允殺兄而立突篡兄而入惡同罪均宜其相庇也然宋之立突也初以爲恩及賂之不厭也反以爲讎允凡四會兩盟而宋不從宋莊固小人而允不自量甚矣且允嘗賂鄭許田以求定位又嘗受篡逆之賂器於宋安能禁宋求賂於鄭傳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允曷自反曰吾何人也其能止宋之貪而禁鄭之賂乎一念及此允當羞死何足重辱聖人之譏哉

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於曲池

杞莒之怨亦久矣隱公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自後未嘗通也杞莒欲平求魯而泚之以信其盟故書會會者杞莒主爲是盟也然允五會宋公平宋鄭而宋不從允何足恃哉杞莒之平自相盟足矣無允公可也

公穀皆以杞爲紀字誤也非是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南燕也黃帝之後入春秋蓋未與諸侯通于此首與宋魯盟宋魯之盟爲鄭謀也宋不義而魯不信兩無可從者至十三年乃遂從宋與魯鄭戰初不交於諸侯存亡未可量也一從是盟有亡證存焉蓋小國兵力有限而從不義之役無時而已也一不從則禍由而生不若初不交諸侯之爲安也故兵敗之後不復見於經不知爲何國所滅自穀丘之盟始故聖人書人以賤之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公會宋公于虛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春秋書盟會未有如是之詳者自突之入鄭柔會宋公于夫鍾于闕于穀丘于虛于龜凡四會兩盟皆爲鄭謀而已使宋鄭可平一盟足矣何以多爲今屢盟數會而宋不肯平見宋之貪利不捨無以爲人而允不能自反無以取信於人也今宋既不從可以已矣乃寒前日之盟背前日之會盟鄭突而謀伐宋焉宋貪利不悛猜貳不信在所誅也鄭突而伐之猶曰有詞而魯何爲哉魯徒以爲不從已平而助忿興兵忿者允之心

而兵者魯之民也允心則怒而民何罪哉後日之戰自今日之盟始故詳書會宋一書會鄭以著允之惡

丙戌衛侯晉卒

兩書丙戌羨文也此舊史之文歟曰非也作經之後傳授羨之而世不敢刊春秋不刊之典也不可改易或以爲聖人存舊史之文曰兩書丙戌何與褒貶聖人存羨文何益春秋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春秋以獨戰爲文者唯此與郎之戰耳皆被伐者曲無詞以敵之也左氏曰宋無信也杜云尤其無信故以獨戰爲文是也前日五會宋公會者外爲主宋意也宋求賂于鄭而會魯何哉託魯以媒利也宋欲媒利而魯欲平之賂不可得平不能成于是魯鄭忿其不從而謀伐之伐之固未爲天討也而宋實無詞何則立突出忽宋謀也宋之謀徒以突親于宋而忽非已親也是親愛之心也突既立而責賂不已親愛安在哉五會魯而媒利魯知宋無厭而鄭無以塞其求也故平之雖允非君子而其舉未爲不善也宋卒不從而責賂不已此魯鄭所以不平連兵以伐之宋何詞哉豈以賂不足以償其得位而責鄭歟豈以四會兩盟卒不能得一

金之賂以責魯歟愚是以知其無詞以敵魯鄭也則聖人以獨戰爲文豈不有旨哉而或者反以獨戰爲宋有詞愚所不曉也徒見夫內沒公不書以爲公之恥且外出主名而內不書公則可以爲公恥今外書師而內不書公安知非微者哉春秋之法將卑師少稱人內不可書魯人故沒而不書蓋伐宋者鄭意也公蓋助忽而已故以將卑師少而從之也然則何以不書會而書及蓋突以宋之立已嫌於伐宋推魯爲主也推魯爲主故聖人亦以其欲而書及以見意焉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

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春秋諸侯勿黨交扇同忿爲伍以鬬天下之兵民何負哉今七國之戰聖人蓋惡之不出主戰以浪戰爲文也而左氏以爲鄭與宋戰公羊以爲宋與魯戰穀梁以爲紀與齊戰此皆各得其一偏者也七國者魯紀鄭爲一朋勿亦各有所忿齊宋衛燕爲一朋各有所憾紀與齊世讎也紀之兵爲齊發也宋與魯鄭報前日宋之戰也衛與紀鄭固無釁而同役者爲魯耳蓋以十年郎之戰未得志也燕則比宋興兵責魯穀丘之盟不信也則七國者皆有所爲而戰各戰其私也然宋鄭之怨爲近且顯苟

遂以宋鄭爲兵首則天下孰知夫聖意本以浪戰目之哉故以齊紀爲首使後世求其義則知其各有憾也然春秋書戰鮮有不地者外之戰唯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不書地内之戰唯此七國之戰不書地皆地於其國也齊伐衛戰于衛故不地四國來伐魯戰于魯故亦不地然衛言伐而魯不言伐蓋齊宋衛燕之師不專伐魯也適相值于魯地而戰耳故不書伐其文與義自相副無事穿鑿也戰稱爵敗稱師此又春秋之常爾不足論惟衛惠之出宣公未葬嗣子出從金革之事直書侯而不書于從其稱也罪惡自見矣諸侯皆爵而燕獨書人僻陋未嘗以爵通也

三月葬衛宣公

衛自十年有郎之師此年春同四國來戰則於魯怨爲深矣魯曷爲葬宣公劉敞所謂怨不棄義怒不廢禮也

夏大水

周之夏今之春水失其性矣吾於元年既言之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突之立雖以宋而宋既憾之所與者魯而已一日

失魯突其能自固哉故求於魯爲專前年之戰實
受魯賜而敗宋師德魯益深故今春會公而夏又
來聘蓋同惡相濟捨魯無可求援者也

無氷

寒暑之變天地之常度而隆冬盛暑立於天地之
間者有所不安焉故聖人爲之立制秋爲備寒之
具而冬爲祛暑之具周公七月之詩曰蠶月條桑
取彼斧斯以伐遠揚猗彼女桑八月載績載玄載
黃爲公子裳故九月授衣爲寒具也二之日鑿氷
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蓋
鮮羔開氷爲暑具也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凌人

斬氷而藏之時而無氷焉則無以備暑矣非徒無
以備暑而鮮羔開氷何以薦寢廟外內饗何以供
氷鑑賓客何以供饘餰夏無以頒秋無以刷其爲
闕禮大矣洪範庶徵曰豫恒燠若君政逸豫則恒
燠應之春秋之君勤於政者固無有也則無氷乃
恒燠之證歟雖然春秋之世聖人豈望其君建皇
極調庶徵邪所以書者爲後主逸豫之鑒也世有
哲王幸無忽春秋之教則皇極立皇極立則雨暘
燠寒風皆時而無無氷之異矣

夏五

闕文也修經之後傳授闕之或以聖人因舊史闕

之非也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則舊史有闕
聖人必修之且闕一月字無與于春秋而徒益後
世之疑聖人不爲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突之立於鄭不其危哉內恃祭仲而已國人不欲
也外恃魯而已鄰國不與也故祭仲專政于內而
魯傲視于外突皆屈而從之無敢忤也春秋書來
盟者凡六皆屈已而求盟於我也突既自危懼魯
或背之則孤立無援一失外援則已爲匹夫矣故
屈已而使其弟來盟焉鄭非無大夫而必使其弟
則知諸大夫有所不心乎突也既而宋伐於外祭

仲抗于內不免于出奔然而復入于櫟實魯之援
則今日之盟不爲無益於突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天子諸侯皆親耕取其穀而別藏之以供天地宗
廟社稷之祀曰御廩體酪粢盛於是乎出是故聖
人重之不然一廩之焚何足志哉今御廩災天蓋
示變以警其不誠也然災纔間二日而嘗說者皆
謂其以災之餘而祭愚以爲不然且祭祀必爲體
酪必爲粢盛醴酪粢盛非穀所成也米所成也則
三日之前穀已出廩矣宗廟之禮散齊七日致齊
三日安有致齊而穀未出廩哉則乙亥嘗非災之

餘也灰燼之餘豚蝨所不能食尚何以薦新於宗廟哉允公雖庸必不然也災與嘗自二事爾災以著天變嘗以著不時且春祠夏礿秋嘗冬烝皆夏時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也六月稼未登場安得新而嘗之以陳爲新非所謂嘗也故書之著不時而烝先典也事偶在御廩災之後非薦災之餘也不然以灰燼之物尚能爲醴酪爲粢盛豈二日之間所能成者哉不近人情矣左氏以爲不害安有廩災而穀不害者有識者信之否乎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伐突

勢有所不敵而借資于人蓋亦不得已也以宋人之勢力扼鄭爲有餘尚何借資於人者哉春秋書以者三魯怨於齊勢不敵齊也則以楚師伐齊取穀蔡怨於楚勢不敵楚也故以吳子伐楚今宋之於鄭勢非不敵也而以齊蔡衛陳之師同疾於鄭嗚呼不仁哉宋莊也以一國伐鄭鄭固恐矣乃連五國之兵以扼之是將直造其國都夷其社稷而後已幸鄭憑厲宣之靈恃以不泯不然咸林爲墟矣且出忽立突者是誰之過歟已立之而已疾之爲利也初以爲親終以爲讎爲利也宋莊利心不

戰而宋鄭之民何罪宋鄭則然矣齊蔡衞陳復何爲者哉輕民之命而爲他人役何益於已也是以聖人惡之一舉而書人君臣同一貶焉其法蓋嚴矣雖然五國均有罪而宋莊不義扼人以衆其罪尤不勝誅雖十有二年鄭有宋之戰十三年宋有四國之敗則報怨固其宜也然而生兵釁者何人哉納突于鄭出正立庶以亂人之國而又責賂不已魯屢會而屢平之辛不能捨鄭何以堪之則前日之師止賂之師也非得已也故二載突皆不敢主兵而以紀魯爲先焉宋不能自反又以四國之兵將舉而夷之其用心何如哉夫以人之兵必其

君自行公以楚師蔡侯以吳子親在行也蓋不親之則於情不安而兵不用命則夫宋人者宋公也人宋公其貶不幾重乎然二霸之伐楚皆以諸侯之師也而聖人不書以而此書以何邪蘇轍曰威文之用諸侯公用之也諸侯而用諸侯私用之也用之以公人自用也用之以私我用之也此爲得聖人書以之意吾從之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車服名分之所係也天子制五器五路以祀諸侯所不可得而有也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衞木路以封蕃國其制有等差其繁

纓旂綏皆有常數不可紊也諸侯之有德有功亦時舉以爲非常之錫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詩曰王錫韓侯淑旂綏章是也蓋上以之錫下未聞臣以之貢君也禹別九州之貢貴至於金玉賤至於土石皆底貢而不貢車服其或所以備車服之用者則貢之而車服則不敢貢也蓋名分所係非天子不可以制度也桓王不君乃命家父以求車於魯魯豈制車服者哉禮曰魯君孟春乘大路祈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蓋魯僭天子之禮則車路之制魯或存之周衰典禮不修車路不能自制而下求於魯何以宗諸侯耶夫天下之治亂名分而已仲叔于奚請纓於衛仲尼以爲名器不可假人且下請於上猶曰亂名器今天子求於諸侯名器安在哉則周之微非天下叛之周實自壞也嗚呼悲夫

三月乙未天王崩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突篡兄而立不正也而聖人書曰鄭伯忽奔而復歸宜絕矣而聖人書曰世子是皆不沒其實以見意也突篡而立樂乎爲君也故以鄭伯書忽繼世而不能守故以世子書聖人豈加私意哉跡其實而已跡其實而善惡自見此之謂也然突入不係

之鄭而出書鄭伯忽出不書鄭子而入書世子此則聖人之新意也蓋突之入宋納之而祭仲立之其實非其位也位非其位而自外入篡則疑非鄭人也故不係之鄭既以篡得位君鄭五年矣諸侯會之國人君之則今日雖奔安得不以鄭伯書書而復名之是乃所以爲詐也若夫忽莊公之嫡長莊公卒國固其國也而懦不能守即位四月位固定矣聞突之入委宗廟而出奔尚曰能[illegible]乎故不書鄭子然出奔距今蓋五年論鄭之世統忽實爲正今突幸爲國人所逼而出奔忽所當入故其歸也復以世子書明忽當世鄭也春秋抑揚予奪而

善惡粲然非吾夫子其能修乎然或書入或書復入或書歸或書復歸說者遂以是爲善惡之判愚以爲考春秋當稽其事之正否定其人之賢愚不可以歸入之間而遂判之大抵歸者緩詞外有所特內無所拒故曰歸入者速詞外有所脅內得其間故曰入復者本自內出而復故曰復歸復入若善與惡則君子當以事求之

許叔入于許

公穀惡入之例于是敗矣且許叔何惡哉齊鄭無故而入許逐其君利其地居許叔于東偏以奉太岳之祀許之未滅僅容綫矣今天禍鄭之虐忽突

爭衡鄭國多故未暇問許也許叔乘間而復許之宗社其又何惡字而不名賢也投機而入速也機會之來間不容穉其可緩乎論者不達權以爲許叔不稟王命而直入焉故聖人書入以惡之噫春秋諸侯之立果一一奉王命邪古者諸侯世子皆誓于天子繼世則朝于王而聽命今諸侯世子果皆誓于王乎繼世果命于王乎諸侯無事而立尚不稟王命許叔乘機而入乃責其待王命哉使王命未至而鄭復安稱兵於許許之社稷保其復存乎況鄭素拒王命至而鄭不受許叔將從鄭歟從王命歟從鄭則違王命從王命則鄭兵至其爲計益危矣則夫稟王命而坐待滅亡與乘機而克復宗社其爲謀蓋有間矣聖人必有以察之謂許不稟王命者陋儒之說也爲此說者蓋惑於公穀惡入之例而不稽事之善惡人之賢否也學春秋者安可以例廢賢

公會齊侯于艾

齊自郎之戰不通于魯久矣使因是而遂絕則彭生之禍無自而生及齊僖即世魯復會葬襄公即位遂爲艾之盟允之禍蓋萌於此故聖人謹而書之以著復通於齊之張本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邾牟葛皆附庸也附庸而朝大國常爾何以貶爲蓋諸侯旅朝天子則可旅朝大國則非所以訓然滕薛朝隱公則貶在隱公滕薛若無貶辭邾牟葛朝允公聖人若置允不問而三國皆書人何哉傳曰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則滕薛當無事之際朝於魯修鄰國之好而已隱不當以旅見之故貶在隱公今桓王登遐諸侯不奔喪而旅朝於允無王甚矣故人三國以見貶聖人豈苟貶三小國哉天下諸侯均與其譏也且魯與齊衛讎也齊僖衛宣之卒魯皆葬之而桓王之崩魯曾不奔喪乃儼然南面以臨三國之君允何恃而傲王室哉魯次國也尚揜然無王則齊晉宋楚可知矣聖人於桓王崩而列書三國之朝魯所以著諸侯無王之罪此聖人尊王之微意學者不可不察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諸侯奔而復入不至於國者唯此鄭突入于櫟與襄二十五年衛侯入夷儀而已然鄭伯突名而衛侯不名衛侯衍書復歸于衛而鄭伯突不書歸於鄭此正不正之辨也衛侯之出國固其國也林父逐之而立剽不正也故衍入于夷儀待剽之死而已非篡也故聖人不名以別之突之出位固非其位宋立之也突入于櫟逼忽而出之篡也故聖人

名之以見其惡然衛侯居夷儀復得衛聖人書歸于衛明衛之當有衛也鄭伯居于櫟亦終入鄭聖人不書歸于鄭明突之不當有鄭也然則何以知突之入鄭蓋莊二十一年鄭伯卒葬鄭厲公則知突自後復得鄭也然其間忽之弒子豐子儀之廢立皆没而不書明突之殭憫忽及子豐子儀之微弱不能保其存亡也聖人書法可謂微而顯矣學者當以類求之而考其異則褒貶自見故愚援衛衍之事而得鄭突之罪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會伐未有先地後伐者先地而後伐議所伐也方諸侯會于袲伐櫟乎伐鄭乎未判也袲宋地聽宋命而後伐也何則宋莊出忽而立突忽固宋讎也既而責賂于突蓋三戰再北矣則突亦宋讎也今忽居鄭而突居櫟將伐忽而納突歟將伐突而存忽歟故先會于袲議所伐也然忽爲宋所逼而出奔於讎爲淺突兩戰宋師而敗之於讎爲深然宋卒伐其淺而與其深者蓋突親也嘗賂宋也忽路人也未嘗拔一毛以遺宋也寧伐讎淺者而納已親者庸詎知突復得鄭不傾國以事宋乎此先地後伐之深意先儒皆未之達也穀梁曰先地後伐疑辭也非其疑也近之而未是宣元年宋公陳侯

衛侯曹伯會晉師於棐林伐鄭亦先地後伐蓋晉師已出諸侯之師會之相值於棐林遂同伐鄭與此不同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再謀伐鄭以納突故會於曹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前年宋人以四國伐鄭伐突也今日連五國伐鄭納突也前日之伐是則今日之納非今日之納是則前日之伐非也宋莊必居一於此矣曰孟子于齊薛之餽受不受皆是也宋莊于鄭突伐與納皆非也突之篡宋固立之也立之而賂不厭則反親爲讎而伐之突之出宋固幸之也幸之而復求賂故忍讎匿怨而納之宋則在所誅也而魯之爲魯何其乍親乍讎邪初突怨于宋則助突伐宋今宋比于突則助宋納突向背在反覆手之間何哉利而已矣始也突背宋必賂于魯故從而疾宋今也宋將納突突必復賂于魯故屈而從宋向背往來唯利是親允不足齒也若夫蔡衛陳前從宋伐突今從宋納突不能自立而從人爲亂聖人亦在所惡也納突不書納明突不當有鄭非所宜納也公至自伐鄭行飲至之禮也不義而反尚行飲至誣

策書矣

冬城向

向即隱二年莒所入之國計其後爲莒所滅耳地介莒魯之境上既本非莒邑故莒魯交爭互以爲己有而其交爭自今日城向始故聖人謹志之以爲張本下書十一月則今之城在十月周之十月夏之八月非時也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衛宣烝亂之行吾羞言之然所以貽數世之禍者皆烝亂之故吾忍而論之以爲後世戒且州吁之亂衛無君者數月衛人得宣公而奉之以幸康叔之後不泯也不知得宣公乃所以釁衛禍而貽康叔之辱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矣爲之娶於齊而美公自取之以生壽及朔宣姜與朔譖急子及壽殺之而立朔朔立四年左右公子惡其譖殺急子而逐之朔出奔齊而立公子黔牟黔牟急之弟也立八年而齊襄納朔放黔牟而衛始定衛不寧者凡十有五載稽其亂宣公爲之也諸侯之重莫重於娶元妃以奉宗廟宣公以千乘之尊爲犬豕之行不正婚姻之禮別夫婦之義烝於上淫於下伉儷既非正矣安得嫡子諸子既均庶矣則長爲正而子母聚麀安辨長幼此賊殺篡奪之所由啓也

今朔之於宣庶且幼也殺長而立能保其無亂乎故立四年而不免於出奔既而致齊襄之逆王命子突之敗王師皆朔也究其萌內外之亂皆自宣公爲之春秋之法常誅禍首故愚捨朔與二公子而責宣公也諸侯出奔皆名既出則內必立君故名以別之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齊之圖紀于是十有二年矣五年齊侯鄭伯謀襲之而不遂其後紀求於魯不爲不多而魯爲之謀亦無所不至然齊于此蓋易世矣僖公之爲人猶可以義繩之而襄公何人哉初魯爲紀謀納后於

王而僖公果不敢加無禮於王后之國以負惡名於天下故紀雖從魯鄭敗齊師齊不敢報怨迄僖公即世卒不敢犯紀則僖公猶爲畏義者也若襄公則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尚何以語之今黃之會平齊紀也齊襄之姦且庸其能奉魯言乎故春盟于黃而夏有奚之師齊紀于是不容平矣魯亦無以爲紀也蓋襄非僖之徒義不可動禮不可閑尚何以平之此紀侯不免于大去其國也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蔑

儀父之事業不見於經傳觀其交隱允之間而吾得其爲人隱有遜國之廉即位三月儀父同其盟

允公篡兄之賊則終身薄之伐之而後朝朝蓋不得已也而肯與之歃血乎故盟則會之而後至其不情於允蓋可見矣然今日之盟果屈以事允乎愚意其載書之約必有不心服乎允者故秋有及宋衛之伐焉吾因是知儀父者義人也故聖人始終皆字以別之豈苟然哉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齊將滅紀而魯欲平之固犯齊怒也前日爲黃之盟齊蓋不欲魯必有以彊之故春盟而夏有是戰焉奚魯地齊來伐我而戰于奚也何以不書伐不與齊之背盟而來伐也何以不書公卑將敵之也或以没公爲公之恥且兵有曲直齊無故而伐我我有詞也何恥之有凡師將卑師少稱人內不書魯人故没之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進退死生之際人之所難而賢者以爲易然處進退之間賢于人者能之而處死生之際非大賢不能也蓋進退之際其於義也輕惟燭于理而不亂遠于利而不惑者能之死生之際其於義也重可以死而不死是重其死非義也不可死而死是輕其生非仁也故進退死生均常人之所難雖賢者

亦有所不能也是死生尤重於進退蔡季之賢可謂達進退之理矣而於死生之際蓋不能無惑也方蔡桓侯卒而無子季其弟也貴且賢當立而季不欲也去而之陳然蔡季去而蔡之世統幾絕于是國人逆而奉之季知蔡仲之後不可以不祀俛從國人之欲而復歸焉去也有輕千乘之心歸也有繼宗祧之義則其進退豈不裕如也故聖人字而不名以貴之書歸不書入以善之季之立于蔡人安之也然不幸蔡逼于楚楚方有窺中夏之心蔡適當其衝爲國難矣莊十年楚文王入蔡蔡不支也則爲蔡侯宜如何死社稷可也而季不能死係纍而入楚季之意蓋不忍勦蔡仲之嗣不知死社稷而社稷有靈蔡當有以繼仲之後者非季所患也故聖人于其歸楚也名之曰以蔡侯獻舞歸責其不死社稷也何蔡季明于進退而惑於死生哉吾是以知處死生者非大賢不能也聖人字之於初以予其進退之際名之於終以責其死生之義不以賢掩過不以過廢賢也或者不達以爲蔡季非獻舞且蔡季歸而奉宗祧如許叔入而繼許紀季以鄫入於齊以繼紀也夫又何疑不然國人召之於陳何以置之哉初字而卒名是聖人褒貶之法也豈可析爲二人而紊春秋之法歟學者

蓋惜夫蔡季之賢而有被執之事故曰獻舞自獻舞疑非蔡季蓋不知春秋之義也

癸巳葬蔡桓侯

五等諸侯卒從其爵葬皆稱公聖人蓋許之蓋葬者鄰國與臣子之義也故諡必以公配之內以存臣子尊君之義外以見鄰國重同盟之意蓋虛名不足以害實教而所存者君臣之義諸侯之好也或者以為春秋亂世故稱謂皆僭愚以為不然周公太公之後皆侯爵耳故曰齊侯魯侯爵也而太公之子孫曰丁公曰癸公周公之子孫曰考公曰煬公曰幽公皆成康之盛世亦可謂之僭乎則諸侯葬稱公者禮也今蔡桓侯葬而書侯文之誤也修經之後傳寫謬矣蓋前乎此宣公葬書公後乎此平公葬亦書公何獨於桓侯而不以公配之哉說者穿鑿又以蔡季之賢獨為其兄請諡於王故獨以侯配之正也然則魯之考煬齊之丁乙當成康之際反不請諡乎豈成康之世容其僭而平王以後反得其正乎此不稽古之說況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桓侯三月而葬是用大夫之禮也用大夫禮而葬其君吾不信其知禮而請諡於王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

嗚呼深哉魯允之心也夫宋魯衛三國鼎立而邾
介於鼎足之間儀父脅義不事允也其朝其盟皆
不情矣故允惡而伐之魯伐之邾不西附宋則南
附衛允疑其然也故援宋扳衛而同伐之使邾絕
宋衛之附不得不折而從已也允之謀不其深歟
而宋衛固與邾無憾也不察而從之蓋亦疎矣不
然蕞爾之邾何足以重煩三國之師哉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凡以警懼人君也何休曰是後夫人譖公爲齊侯
所誘殺去日者著允行惡爲內懼嗚呼四海同是
日也豈獨爲魯食哉休之說固多謬此尤爲可笑

不日闕文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嗚呼春秋誅亂臣賊子可謂嚴矣允之無王十八
年之中惟四書而已元年二年書王以存上法十
年書王幸有郎之師然天下卒無一人唱義而誅
允今其死矣而聖人復書王何哉蓋天下不誅而
已誅之也世有明王賢伯當誅其生吾以褒貶代
賞罰當誅其死者史官之權也孔子非史官
聊寓之於春秋故允雖死終戮尸於黃壤而不赦
此春秋之法也故曰罪我者其惟春秋春秋天子
之事也愚因是而知春秋之書王非時王也夫子

自任也

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齊自奚之戰與魯絶者又期年矣今復爲濼之會此禍之所不免者也十五年艾之盟不宜會而會是禍之萌也今濼之會不宜通而通是禍之成也無郎之師無奚之戰謂魯以婚姻之好常通於齊而不慮其禍猶曰可也今捨前二隙而必與齊通豈偶然哉蓋允弑兄而立天所不容今復通於齊爲妻所弑天道好還也豈允公之智所能及耶蓋天誘其衷屢隙而屢通必抵於禍而後已濼之會文姜未至也齊襄蓋與允議致文姜而允不察果與姜氏如齊入其陷阱也然聖人不書及不書會而書與此變文以見意也蓋公與夫人夫婦之間不得言會而如齊者文姜志也非公意也故不書及而書與若曰公不得已而與姜氏如齊也則夫弑允者姜氏之素謀特成於如齊之日也臣弑君子弑父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嗚呼悲夫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內弑不書地而此書地何也蓋事異跡殊不地則不知其弑也不書薨於齊則嫌魯自弑故書齊以見文姜之罪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巳丑葬我君桓公

內弒不書葬其書葬何亦嫌於魯人自弒也蓋葬者臣子之義自弒不書葬以見無臣子也今允弒于齊魯之臣子安得蒙弒君之名故書葬以見齊姜弒之魯臣之禮蓋自如也

右威公盡十八年

未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二

後學 戚德 校訂